

## Contents

# 诗东西 Poetry East West

6

本期主编 王敖  
特约编辑 桑克 顾爱玲

### 汉语诗人 Chinese Poets

- 04/ 森子
- 08/ 二十月
- 14/ 艾洛
- 19/ 徐莞城
- 21/ 王西平
- 26/ 包慧怡
- 31/ 梁小曼
- 34/ 流禾
- 37/ 郑瞳
- 40/ 蒋立波
- 43/ 范倍
- 46/ 杨震
- 48/ 韩永恒
- 49/ 赵松
- 50/ 王志军
- 52/ 东鲁散人

编辑出版 诗东西编委会  
国际刊号 ISSN 2159-2772  
网站 [www.poetryeastwest.com](http://www.poetryeastwest.com)

### 汉诗英译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 54/ 颜峻 Yan Jun (tr. Glenn Stowell)  
62/ 胡续冬 Hu Xudong (tr. Glenn Stowell)  
72/ 张尔 Zhang Er (tr. June Snow)

### 英诗汉译 English Poem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 83/ 哈利·克里夫顿 (包慧怡 译)  
96/ 托尼·巴恩斯通 (王敖 译)

### 诗人互译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 98/ 顾爱玲 Eleanor Goodman / 周琰 Zhou Yan

### 评论 Reviews

- 124/ 岛屿柠檬和世界鳗鱼  
——简谈哈利·克里夫顿与当代爱尔兰诗歌地理 (包慧怡)  
134/ 温柔的导游：读臧棣的《洞察力学丛书》 (流禾)

### 访谈 Interviews

- 一个本真而随性的中国女诗人  
139/ 琳子：突然写起“传说中的诗”  
■ 在美国成名的伊拉克女诗人  
145/ 杜尼娅·米克黑尔：Poetry Responds to Politics or Poli-tricks with Images and Stories

### 论坛年选

- 151/ 2012 年诗东西论坛作品年选 (桑克 编选)  
Annual Selection from the Poetry East West Forum

### 2012 PEW & DJS Awards

- 181/ 2012 年度诗东西 PEW 诗歌奖 · 翻译奖获奖名单  
2012 PEW Poetry Awards and Translation Awards
- 183/ 2012 年度 DJS 诗集奖 · 批评奖 · 翻译奖获奖名单  
Recipients of 2012 DJS Poetry Book Awards –  
Poetry Criticism Awards – Poetry Translation Awards
- 189/ DJS 第一本诗集奖 · 第二本诗集奖 · 诗集奖出版  
Publication of the DJS Series

## 汉语诗人 Chinese Poets

### 森子

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毕业于河南省周口师院美术系。1991年初与诗友创办《阵地》诗刊，策划主编《阵地》诗刊10期。出版诗集《闪电须知》、《采花盗》、《平顶山》、《与你有关的灿烂》，散文集《戴面具的杯子》、《若即若离》等。2010年与人主编《阵地诗丛》10种。2007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 泥瓦匠

晨光挑逗鸽子入伙，粉末爱上泥瓦匠，  
他们砌一天的波浪。

养鸽人巧舌如簧，“你好！钥匙。”  
他刚吞下糟糕。

自由的思想在牢笼内，而不在天上，  
鸽子从不承认被解放。

太多的被迫起落，它们更愿意像机关食堂的  
厨子一样发胖。砖头勉强同意这个看法，

就是说鸽子不胖，笼子不会主动瘦身，  
谁是推倒重来的波涛，谁是泥瓦匠？

### 一个待用并喜欢被注视的扮演者形象

他站在你身后，  
没有人将他像西瓜一样请上台。  
这时，他是人群的夹心饼干，  
可耻又轻狂的甜心。  
有人过来与他打招呼，  
是因为角色还是他的自然属性？

说他不像他，是夸奖，  
说他不是他，是欠揍，  
娱乐大众，新的蛊惑，  
这样的恐惧或变形有些低能。  
还有一丝可耻的高大  
在视线里作祟，套用过时的话，  
千百个小丑爬起来。

“暴君已经死，谁替他不停地翻身？”

### 煅炼的人

忽略细节，肩膀才能走宽。  
嘀咕在附近下蹲，  
排虚汗，  
小麻烦如落叶挤做一团。

肉在贪吃你的青春，  
世界观也不准了。  
条件和你谈它的信仰，  
不接受就打肿脸。  
你点头，这是人来疯的世界。

你同意这个世界由疯子领导，  
傻瓜们去奉献。  
你曾经是走在前面的那个瘦子，  
黑影一闪就进了墙体。  
你追不上他，第三人称已经跑远。

### 传奇诗

鹰在那里，  
就是欠缺感始终存留，  
充血的瞳孔提取不安的钻石。  
  
鹰没有遗产，出租目光的珠宝店  
只培养近视。  
在与悬崖的租赁关系中，  
鹰总是备受折腾的一方。  
  
鹰不在这里混日子，  
其中的原油有待开采。

向下的追问一开始，大地不得不接受  
锥心的穿刺。

你低头走在脚趾上，  
像 C，却没有 C 音高。  
鹰早该解雇这种处于饥饿和无政府状态的  
传奇诗。

### 偏移

没心情下雪，太阳讪笑，他不是光光的，一路穿着各色衣裤。  
你装作理解，如解开纽扣，看艳情小说。  
他以说为职业，但从不标榜，  
说变就变，像河南的变蛋，  
你可能没吃过。  
他仅仅掂量，重心，晃动内核，细微的争吵。  
就这副德性。  
离坏人远点！这是力学也是光学，尽可能远离化学品。  
不反应，至少看不出他有啥反应，  
就像光骑在马背上，虽说他比马蹄声还快，可他还是要用最  
笨的比喻，  
多威风就有多邪恶。  
路上，他一件件地脱衣裳，  
好色之徒都是他的马仔，他边脱边穿，你不能说他光着身子。  
所以，视而不见是一种心算，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移动泰山。

## 二十月

诗人，现居北京。著有个人诗集《双行星与小卷兽》。

### 象限年鉴

我站在这里我丰富极了  
——莫须有先生

#### 一、反对的人

童年时，我习惯盯着马蜂  
钻耳的嗡鸣在蓝色的苗圃中打转  
有时以为它是天空的悲剧作者  
这方神圣翻筋斗核实云头精要  
似乎吆喝着灵魂的流水席  
而你并非国父，也不是邓稼先  
一方水土不服和昆虫干上了

就像刚犁过的空中气象不逊  
全世界都是不动的半农  
我的夫子，既然时而立于礁石  
想必也思考过永恒的事情  
在扶桑之地忽然觉得意思不大  
梦中又念起马蜂的不是

于是我到海边跺脚整理衣冠  
雾中并不趁机吃苦  
流苏般的蠢货正在云头端坐着  
他不高兴他仍旧可以说不  
自天下未亡以乱  
谁还需要一种意识的绝对平坦  
谁又能替你干掉你的乡愿

我灵魂果真不堪，在壮阔的乡下  
用兑水的蜂皇浆调戏养蜂人  
成语爱好者和宗教收藏家  
也可借此在马蜂蜜中检查他们的  
新脑力，这寄居在脑力劳动中的蜂后  
淡金的薄翅垂直而下反天使  
在猛烈的大风中呼叫着不可抗力：  
我的夫子，既然东方有意思  
百年后又是一颗人弹  
这报销的美有何不妥？

不远处，国家流氓的高炉耸入云头  
有如二手货的真空护具  
我顶着第三象限  
此时世界就宛如一块儿橡皮  
可抹去天空的矿物质，人并不觉得  
知识武装到拉丁化的你  
更像是海边生锈的滩涂  
抚弄过每一个因云雾增压的肩胛  
赋闲的金嗓子由此嘟囔着夫子：

在第一象限里存活  
要注意说的方式，梦的报酬  
你并非那言无不尽的人  
或许是机械的笛卡尔，甚至物理的亚里士多德  
扰动了智力的交叉点

好比云母忘记了国父，一方神圣和神圣干上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高耸的天空不断增压  
病灶融化，你顶着第三象限  
在一片蛙跳中难以集中思考：  
这海岸线的领主，失败的车轮战术  
恐高的蒲公英和风信子半夜的空步

我失心于片片空帆的远东  
那最远程的福音，强迫着光辉运动散去  
像是条鄂霍次克海里的大马哈鱼  
在第三世界的铁骨中晃荡着第一国际  
人烟密集时，偶现极光的海上世界  
仿佛上过额外保险  
这块沙漠化世俗化的无边挂毯  
和地平线上的桅杆坐标  
一同接受通古斯的再洗礼  
如此说来，心境跟随夕阳抛物半落  
从十一月开始，堪察加半岛上的云杉就锁住了落日  
每条航道拐弯处，都切中极圈的圆弧  
青年时我曾仰慕生命在云上出操  
军事化的鼻息吹拂着铸铁刘海  
在那里，古典主义者想用科学救国

然而卡农何必一定要好过赋格  
世界的担保人，如果你要追求另外一种东西  
好似灵魂，能够让多云的天空就此受益  
我并不觉得它会来得如此轻易  
各种怕死的冲动累积鄂霍次克海的资本  
一次次地攻击近海，错过垂直的幻影  
即使海床被火山灰覆盖，那红发癫痫的海豚音  
也并不保证我们古老的声纳系统  
他的双眼，海底的怒目之星，曾统治陆地多年  
灯塔作废后，它是他昼夜盲视的校对  
一个被孤立的事实，深入定海的孤证

我手握石头试图克服一个强烈的冲动  
不断上升的弯月仿佛含在夫子嘴里的螺旋面  
谁在用地上排浪般的树影对付阉人  
从印度向北，天空的急行如此耗神  
最壮阔的艳遇当属堪察加上的雪崩  
而东方的造化不一定优先，就像  
逆行的大马哈鱼，海洋反光的神秘

可说一个国家流氓，好比癫痫与阉人交恶  
归于史前又遵循古法，高温沙漠里  
共生的破相，是不居的老朽  
和月满额头时的昏庸虚弱  
我走音不走样，看见的比见识的还要多  
崇高敬语里有意保护那个写诗的  
可他说要超越这种恐怖：

什么能够加速成立，如果世界晚不成器

这新增的知识，到最后竟也成了力量  
理解它是永远得不到保证的理解力  
但一顿没有培根的早餐是暗中的承认  
它已造成差别，从遗忘的慌张到愉快的乡愿  
就像我解决引力的问题，你疏通虹吸原理

然而上帝有口才吗，别让夫子因此闭嘴  
他在那儿给人单峰骆驼的感觉  
枯燥，不乏勇气，还掉入沙丘的变体  
于是我模仿他用头脑的中轴报复社会  
紧接着便有一种过时的东西出窍  
好比势利和观念的分离：  
你横跨阴阳两界，为何云不带电灵魂舒缓  
我却有雪夜赶海的习惯

上帝怎么看并不比精神居奇更微妙  
人心盛行时，理解也更僻远  
我们在公海上报废的风神招呼着参孙  
开始恢复对冲动的记忆  
当初力士抛出的镏金远点  
并没有一种关于运动的真实可以调遣  
甚至天空中的火烧云也显得可疑  
它们的纹理一直在回避某种比矫饰更可怕的东西  
人只是它们面对微小逆境时的持续后撤

在秋天穿雾的时刻枯坐吗

这东方挂着鱼肚白，往事追猎不及  
现成的观点是，不必担心那些圣愚  
他们垂直管理着远古日落  
仿佛这世界的基础拱形，皆由紧张关系构成

(节选)

2012.5.

## 艾洛

男，人文学科研究者，现居巴黎，写诗、翻译诗，也写书评和其它评论。

## 结

如何联结事物  
显露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脸部构成  
现实之上的海平面  
一挺达达机关枪  
牛骨髓眼珠城市的睾丸  
统统射向游泳池和闭目的镜子  
水仙的诱叫  
引来早春的黄风筝  
迎风八卦阵困住漫游的鳟鱼  
枯萎海草等待雨露的影  
冰原的驮马想要死在南方

雨伞下起眼中的雾霾  
腋下夹着的鸵鸟  
吃小女人的雄狮  
网中的猫旗帜捕获的飞鸟  
都在方舟上玩拼写游戏  
倒转茶杯当帐篷  
顶着暴风雨敲响蕨中的蛋鼓

船长喝醉了数不清数

水中落下四重奏  
壁毯木马面粉袋雪山  
时间中彗星的鱼尾纹  
偷走雨滴项链的夏天  
编织一张网打捞下沉的故事  
礼拜日的火车载着毛虫驶向月亮  
池塘边的野花和木偶穿上盔甲  
用水蜘蛛的长腿写下战报  
记录死亡自然的又一次解剖

无法打开的是脑筋的死结  
握紧命运的人走进莴苣塔

## 太阳神经丛

我放弃头脑前的眼睛  
改用腹中的太阳  
神经丛  
深深地想你  
让你脱下阴影和形象  
长进我的身体

我抱紧双臂

去抓住我的信仰  
闭上嘴  
为了吐出不带灰烬的火焰

感谢道路把你带向我  
让你把春天  
放回我弃耕的心

每一个词都是死亡的浮现  
遗落的墓志铭  
我所写下的抗辩  
没有一行  
出于义务或者必须  
只因为全然的爱  
和纯粹的欢愉

### 逆反

倒坐在车中  
世界反向后退  
露出硕大的表象之尾  
  
压瘪的饮料软包装和踩碎的树叶  
拥有同样的厚度  
无汁液的叶脉并无更多生命  
石子和绿化带上的沙粒在迁徙

它们不比行人更冷漠  
而那些叶子  
枫树和银杏的叶子  
粉尘从那里飘向绿岛上的棕榈

旁边那颗低矮的灌木落上了抖动的栎树叶  
一个老人佝偻着背缩成地平线上的奇点  
另一个露出黑子爆发的脸

栗子和橡实  
种子裂开太阳熟落的性  
昏暗的雨收割最后一茬秋天

隔窗观察世界的死生  
这对车内人来说太平静太安宁太不动心  
他们悬搁轮辐  
长久凝视无疑的空  
无人动弹

整个城市的皮条客带着无照的妓女  
排成肉体欢愉的朝圣队列  
晃动垂老钱袋的寻欢客  
围绕着丰腴的雕像摇摆灰烬的轮舞

儿童的惊奇多么甜蜜  
比企鹅的冰川更透明  
何处是天涯海的尽头

绑在冬夜马车上的人啊  
如果不能套上辔头愉快地奔走  
就跳下车吧  
跃入自由裁断的深渊  
在花朵和大地的阴影间游荡

### 山林夜

骸骨森林不可穿透的梦  
一个被遗忘世界沉重的睡眠  
苔藓和羊齿蕨上树影铅白的眼皮  
翻起沙堆上儿童弃置的堡垒和军械

金麦堆反射灼烧的收获之酒  
日落时那一下心跳激起的风之潮汐  
逃避冰雪的鸟在其中练习温带的飞翔  
蜂群和羊一起赶赴山中寻觅夏季的食物

整晚醒着的守林人用静默滋养他等待的心  
他混合地平线上雪清晰的轮廓和脚下群峰的低语  
为渐弱的篝火谱写最后的世界  
每个回荡的音节都从夜的深渊中夺回一张古老的脸

### 徐莞城

1970年出生，江苏人。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现供职于上海《外滩画报》，任执行总编辑。印有诗集《一个青年的肖像》等。

### 国王和推销员

有时，他兴奋不已，像一个自我中心的年轻国王，  
有时又郁郁寡欢，像个上了年纪的推销员，  
走遍了无数省份，兜售劣质商品，良心疲惫之极。  
他宁愿颠倒一下：做个阴沉的老国王，  
或者，做一个年轻的货郎。

睡眠日减的老国王，即使受到噩梦的折磨，  
至少还有整个帝国可供发泄自己的邪火，  
不像那个衰老的推销员，踏上每个小镇，  
都像来到毫无希望的世界尽头。  
一贫如洗，自惭形秽的年轻货郎，  
至少还拥有几段短暂的爱情和对明天的无穷想象。  
不像可以为所欲为的年轻君主，  
人生还没有开始，就注定了会厌倦不堪，  
连爱神也不来侵犯他生命的边界。

## 天桥

有时候，比如，在下雨天走在天桥上面，  
恍惚之间，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  
曾经在这天桥上走过的某人的影子。  
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幻觉，  
没有来生也没有前世。

不知道这轻盈的雨珠，  
这坚固的漆成蓝灰色的铁桥，  
是否也会陷入重影叠幻的迷思？

一滴转瞬即逝的雨珠，  
一座每时每刻都在慢慢损耗的桥，  
和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  
一滴雨在慢慢损耗，  
一座桥转瞬即逝，  
当你走下天桥，  
走上天桥的那个人已经消失。

## 王西平

诗人，专栏作家，宁夏西吉人。发表诗歌若干，作品入选《中国诗典》、《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及多种年度选本，2011年荣获第20届柔刚诗歌奖。现居银川。

### 蚂蚁令

一只蚂蚁停歇在鸟蛋上  
它说“玩球”  
仿佛一道密令，被掀开了门隙  
各种枝条瞬间悬挂着喜剧性线团  
之后，世界仍旧安然

它嗅到了欲言又止的动机  
丰腴的盐块被搬弄，在化学的产房打架  
一道暴动的白光闪过U型短街  
行人像意外喷射的污浊，更像古老的  
群僧

时间在缓慢攀爬时产生静电  
它经过蜂蜜的食槽被豁然照亮  
它内部的数字正在减产  
似乎一群遭遇雕刻的细腰黑鬼

现在，连同抓狂的面包生出皮屑来  
它挟持着名词，在任何城市的圆顶上  
利用内在的统治力，深深地  
攫出欲望的地址

白色的墨迹无比肿胀，被吹醒的  
气泡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  
良心，用石块酿造  
有人挑逗背心，上半身以容器姿态迅速进入  
行走于经书的人儿  
他掌握着比月光更矮小的爱

### 恶鸟胁迫论

睁开眼，世界因真实而呈现出  
危险的本质  
每一种事物隐藏着小小弹片  
草木从舌根微微升起  
巨大的轰鸣是所有的语言——  
围攻花圃的语言

每天吞食这钵盆的静寂  
每天听取这毒药的声音  
主，你的结构一点点占有人间  
你却正遭受着恶鸟的胁迫

### 宇宙结出的果子

群鸟搭建穹顶，飞行特质的天花板上  
面包屑不停旋转，饥饿  
令完美的惩戒半身不遂

金色的阳光，快速退回钟罩  
主宰者在任何一种掳杀中获益  
我从乡间归来，身上感染了泥土的锈色  
古老的词语安插在石子上  
麻雀在天空翻转，衍生出黄昏的许多蓝

来自天房的棱形蝴蝶  
停泊在诵经的斜面  
大批碳素描绘的暗影携带凡身  
跌倒抑或跪拜  
都不过如此，而形式上的真实远远大于  
躯体在虚无中滑行

我相信，是一个个怯生生的神  
揭开了动荡的水面。穿长衫的鱼有一千条理由  
践行那深海的誓言

林子里，到处播放着小动物的眼睛  
靠近那株巨大的木刺时，屏着气息  
我热爱身外的品尝之物  
水岸牵引的爱恋，足以在甜蜜中崩裂

那是宇宙结出的果子  
在一出戏中被人制成木塞下的酱液  
瓶中的恶事前仰后合  
部分酒力顷刻走失。这是在晚清吧  
一张土番人的旧脸  
搭乘一张正在消失的表情

人人披上了马赛克的肤质  
我的使命就是在弹跳不定的枝上捕捉小官  
罂粟已燃尽  
他们到底藏在哪根弹簧里呢

用死亡的形态修饰体魄。北方王国  
水草封锁着消息，以及  
胡杨，和黑城崩塌的意外

今夜，白雨浇注盛事，蓬松的莲花  
与失去的时间结伴而行  
宫廷乐师修筑悲歌  
额头的雕翎，又躲过了一次被比喻的遭遇

一本史书的废话占领了月亮  
黄金陆续减产，阳光漫过了紫色静物  
远古的首脑，在命中加冕  
与滋生阴影之翅的死神握手

## 命中加冕

天空，闪现出水洗的意义  
云朵们正在组合，间或摩擦着姐妹般的遗事  
有一万里的湛蓝，被匈奴之子照耀  
树木，沙漠，和薄命的妖风

虫草蹲守于红色碑碣

## 包慧怡

1985年生于上海，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在读。出版有译著「好骨头」「崩溃」「隐者」等八种，诗集「异教时辰书」「狐狸的窗户」两册。

组诗：一个人的塔罗（选三）

### VI. 恋人

秋日在充沛的雨水中骤然降临，一次几乎饱含了花朵的液态反击。

我腹背受敌，怀揣一只隐形的海胆，低头在土星光环上缓步前行。那是地质学意义上的碎冰带，拳头大小的石英在我脚下碎成脉冲星，晃晃悠悠进入永劫不复的黑暗轨道。或许是果核，没错，土星的光环是由各种坚硬的果核铺就，蓝绿黄红，长夜里通透饱满的小圆灯。

土星不是唯一的灾星，它的子民我再熟悉不过。他们是哑剧谢幕时舞台上的光晕，旋转木马磨损最甚的位置，万事万物容易剥落的表层。

他们被影子灼伤，被回声附体，不得不永远生活在半光的国度里。他们奋力掷出的一切都将返回自身，他们连夜解剖海胆却不能使它流血，他们自己心上的血染不成一朵差强

人意的蔷薇，他们的爱情是和自己玩的纸牌戏。

他们渴求彼此却生有砂质手臂，刚一举起就散逸在风里；嘴唇乃是冰晶铸就，一旦亲吻就会消融无踪；他们的穴居之所遍地蠕动着亮晶晶的、几欲爆裂的细小虫卵。

天凉了，我受命去购买一座活火山，不得不在此地逡巡。我早已忘记了走过的圈数。我的心沉甸甸的，聆听着潺潺雨水中纸牌落地的声音。

### XVIII. 月

#### 1.

今晚的月亮美得不像此世的月亮。环形山深凹在古银微黄的表面上，阴影也放光。真想存在匣里，用红绒布擦了，捧到暗处让你好好瞧瞧。

今晚你的城市暴雨如注，你被困在你的孤岛，月亮被困在她的。我不知道你会与谁作伴，但我要为你收好我窗外的月亮。

他们说，长时间望着满月会使人发疯，蝎蛰将舞动紫色钳螯，从涨潮而动荡的内在之海纷纷登岸。就让我籍这疯狂与你条分缕析，如同我曾用耳廓与你对望。

让我用耳廓深深凝视你，用指尖，前额，用颈背的皮肤。它们并不总能立刻给我答案，而我并不着急，既然你曾耐心

涉过我面孔的众多河流。

2.

听着，我不害怕把头颅深埋在晚香玉花萼中，我不害怕螺旋型真理。

既然你躺在这真理纬度最低的地方。婴孩一般皎洁，老人一般孤注一掷，隐士一般望着井底。

不消说，井底有个青绿的月亮，蒙着薄薄一层苔藓。这月亮的质地乃是纤浓的翡翠，这就是她不得不沉落水底且永久缄默的原因。

总有一枚月亮通向我的瞳仁，另有一枚通向乳房。听着，你我必须参与彼此的销蚀。

3.

我们必须在福尔嘉图书馆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上做爱，我们必须在宝蠹图书馆的温彻斯特马洛礼手抄本上做爱，在旧约传道书和新约启示录上，在轶失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上，在花腊子密《代数学》的阿拉伯文手稿上，在《农事诗》、《论狄俄尼索斯的计算、编年史和周期》、《迷宫与神龛》和《愚人颂》烂脆的纸页上，在新近拂去积尘的古盎格鲁细密画上，在钙化严重的庞贝城面包商的账本上，在刻有云龙纹和卷枝牡丹的开裂竹简上，在至少写过三次又被刮平的羊皮上，在那卷未写完的诗体炼金史上，我们必须在摩根

图书馆那副仅存 73 张的古维斯康蒂塔罗牌上做爱。

听着，假如这一切来不及在此世完成，就让我们的骸骨在另一个世界错综复杂的图书馆里继续响亮地撞击，永远牵连、勾结。

4.

月亮已被完全曛成了黄色，流云徒劳地舒卷、拂拭，在她眼前结下一层霜的皮影。要不了多久，她会变成铜红色，静静等待第四点钟的星神为第五点钟的星神打开一扇雪花石膏的大门。

我走过无数漫长、迂回、噩梦丛生的林间路，不过回到这最初的认知：两个孤独的灵魂无法互相慰藉，惟凭彼此的存在加深对孤独这一常态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糟糕的世界。

我们多么容易滑回那世界。或许你会说：那也是朗然的世界，真如的世界。

我所迷恋的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罅缝。那里虽黯，却有月光遍及皮肤的孔穴；人若落入，就不再呼救。

## XXI. 世界

夜晚的双层巴士上层，是枪膛。有金线在内流动的树叶撞上车窗，打开一扇黯绿的门。空旷的风在门里游荡，进入

是长长的尖啸，离开是死亡。门壁上钉满了青晶石蟋蟀，在这个冬夜口吐人言，它们已成液态。

眼前所有蹒跚而过的灯光啊，这些踉跄的站牌。我无法辨识的岛语撩拨我，还有每次靠站都变幻色彩的半拱门，褚红，柠黄，孔雀绿，是为我设下的变脸戏。在哪一扇门后我都看不见你，虽然窗内总是灯火辉煌，我看不见万里之外你的面庞，看不见你推倒重来的雀跃与疲惫，看不见你夜夜叠加颜料如行走于刀刃之上。

世界，世界啊，你无边无际、花纹翻转汹涌的小阴谋，谢谢你设下这繁盛的棋局。而我和我的队友将要突破这星辰的监狱，我们必然的幸福与不幸，我们倒下之地的泥浆与血泊，是对你这诞生于混沌的魔方的奖赏。

隔着重重的暗涛与冰川，我与我的队友将制造你的反物质，世界啊。*Omnis mundi creatura, nostri status et nostrae sortis*，在我们的身体里将吹响你所有的疾厄，而你也将籍着我们的呼号得到永生，*fidele signaculum!*

夜晚细瘦的双层枪膛里，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白烟升空，等那一声送我远行的清响。

## 梁小曼

女诗人，译者，摄影师，生于深圳，汉语言文学专业。2005年开始写作，有随笔、诗歌、译诗和摄影作品散见于纸媒。

### 庞大的夜

这些夜晚，庞大而疏松  
缝隙足以让一天分割成  
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  
梦中，你默默数着现实里的人头  
而醒来，是梦的延续

一个水獭的祈祷，突如其来  
为这个孤独的夏天  
作出不完美的诠释

她给他写信，翻来覆去地读  
为这样的想法忧虑：  
一个女诗人的情书比  
一个水獭的出没  
更难以隐匿

费里尼说，人生  
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而他有义务

把它编进人们的  
梦里。

2012.8.18

### 颠沛流离的风景

官员的表情、制服  
与印章  
正统治着一个庞大的  
语言帝国  
然而 19 世纪后  
他们发明了一种怀柔政策  
流亡的名单里  
我喜欢念“纳博科夫”  
Na-Bo-Kov--走私了  
多少帝国的落魄命运！  
属于诗、贵族  
革命的海鸥与  
随它  
颠沛流离的风景

2012.10.7

### 体面生活

他的声音  
被烫金的《刑法哲学》  
压得很薄。  
“人们在过一个奇怪的节日  
戴着面具做爱”  
“街上，还有松鼠吗？”  
“亲爱的，它们和老年人一样  
体面生活。”

深居简出  
度过每一个夜晚  
如一棵树度过深秋。

2012.10.14

# 流禾

本名赵强，1982年生，现居山东省东营市，2002年写诗至今。

## 凉亭之诗

早晨醒来满嘴苦味的望远镜  
是否有颗怀旧之心？醉眼  
圆睁络腮的水手，坚称猫儿岛  
转眼被收入一只酒瓶，留下巨怪惊走的脚印。

我现在的想法，书写是梦醒后的第二次飞行，  
哪怕仅仅是左脚倒右脚的短暂腾空，每块  
颠簸的骨头，都在愉悦地轻喊：“此刻”。  
是的，此刻。谢谢你用这一秒，冲泡我固执的砖茶。

那天中午，一只鸽子在屋顶“咕咕”叫着，它投下  
的淡影，轻啄我的泥窗。而另一侧，鲜绿的栀子  
一枝独秀整条泛甜的封闭式走廊。如果，空间总是倾向  
多溢出一秒，那缓慢的藤蔓之影终将把我携卷，  
  
袭夺。那么，这鼓声若响的镂空秩序里，究竟是什么……？  
我忽记起，你曾说“猫眼令人恐惧”。直到这会儿，  
似乎才更加了解你；而之前的猫眼之诗，不妨是对你

的一次寻觅。然而事情，又总朝向……未完成。比如

最近，频有野猫砸向屋顶，这些急于求欢的小东西，  
在我熟睡之际，晾晒着柔软的爪钩，然后又无影无踪。  
娜娜，你是否会和我一样，在一整天的忙碌中怀疑，  
怀疑这忙碌，这枯坐，这些动词、名词、形容词

不过是一幅皮毛上，秩序般的明暗变化？它要把我们  
带向哪里？我俩会像两根毫毛那样，紧紧相偎吗？  
——唯有艳紫的凉亭，翻覆又重建，  
正当脸孔，在十指如笙的蹩脚比喻中，缓缓抬起头。

20121015

## 旋转的陀螺之诗

所以，一首诗提供一个姿势……而时间  
深化它。那会是一朵收束并  
提炼自我之花吗？那会是花纹趨於  
浓稠，被錶盤淪陷的老虎吗？更  
重要的，是这书写，怎样地波动而失序  
一隻空袖子，浮动在有暗酒色大花镶嵌  
的飞毯之上；磨损的铜纽扣  
是否更添几分接近，那突然老去的邀姑射？  
暮色里。从单位步行回家，十分鐘的路程  
仿佛一份噜汁兒海鮮；时有木蘭樹扮演

突至的刺猬客，觸角般把你伸出外面。有時  
我覺得，自己是被涂在孩子凌亂的鉛筆畫裏。  
有時又覺出这暮色，乃从我们脏腑抽出的  
不息的丝帛。丝帛怎会老去？只是保持它  
温湿的热度罢了。吃过晚饭，天已擦黑  
星外客猫爪般跳伞，伴着被推迟的如锥细雪。  
我要原路返回齿轮的工作间，偶尔的变线  
是去路旁的小商店买一包烟。经过四幼铸铁  
雕花的西门时，跳出垃圾桶的猫王轻穿公路  
钻进幼儿园枯荷挺立的苗圃中，不见了。  
它是去布诵孩子们被祝福的额头；抑或复苏  
一条蛇的绞杀。震弯的空气里，漂浮的木头  
时时拍打肩头。我突然想到，如果这雪落  
在素净的扇面上，它定会自媚般地化去。  
而如果，它倒塌进混着泥土和尸骨的陀螺  
之诗，是否就会有幽泉的松鼠  
飞踵在那本不该停止的枝丫上？

20130126

## 郑瞳

生于 1979 年，诗人，贵州《山花》杂志编辑。

### 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

每褪去一件衣物  
她反而会更热

但他依旧冷冰冰  
不像酒而像一只杯子

他在画布后沉默  
在浅浅的阴暗中

她在光线里，比光线明亮  
她懂得自己的妙处

他也懂得，画面上  
那汁液饱满的身体

后来她倒向他  
还是老样子，他冷

她更冷，“这木头”  
转身去取衣服

她看见了画布上  
那比她更美好的她自己

木偶记：第一千零四个哈姆雷特

和她不同，他  
爱看大幕落下  
人群散去  
他心动，她沉默  
她爱听掌声  
他爱看背影  
那台词其实只是  
她在说  
人们该早早离去  
回到寻常的日子  
小丑扮演小丑  
警察扮演警察  
空出这剧场  
让他看着她  
但她难受  
她哭  
他看见冰冷的脸  
她的手更凉  
她松手，他跌落  
他和她都不出声  
她真的生气了

她忘了这只是戏剧  
他也忘了他只是  
木偶  
他的戏，其实都只是  
她在演

## 蒋立波

1967年出生，浙江绍兴嵊州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写诗。  
极少发表诗作。著有诗集《折叠的月亮》《尚未命名的灯盏》  
《深渊或馈赠》。现居杭州富阳。

### 韵脚

——致若溪

黑夜里的江南园林，一只没有鞋带的鞋子  
住满了悲悯的灯火和繁忙的脚趾  
另一只，被遗忘在大观园里，像贾宝玉的耳朵  
被打制成一把舀满星星的小汤匙

通过你的脚步声，我听见  
江南古老的灵魂在返回  
我听见水的弹奏，桨橹的颤音  
把小小的喜悦裁成一块块宁静的丝绸

鉴湖是你的，咸欢河是你的，八字桥是你的  
这些秘而不宣的嫁妆使你一生富有  
古越国被废黜的公主，你穿着这黑夜的绣花鞋  
替一座座失宠的凉亭和拱桥押上韵脚

通过你的脚步声，我听见月亮在散步  
一个倒立的杯子里漏下的时辰

你和云朵一起，爬上石板路做成的梯子  
用夜莺的羽毛，在一坛从未打开的花雕上签上芳名

### 10月15日：在上饶

一觉醒来，在一座乡愁的集中营  
圆润的鸟鸣声，端上  
一面碎裂的镜子，我拭去深处的雾气  
一张陌生的脸孔地图般呈现  
剃须刀的轰鸣，清理出一个废墟  
仿佛从焚毁的词汇表里救出的一个词  
穿着露珠的衣裳，又甜蜜，又悲伤

整整一个早晨，在豌豆的客厅里  
我依次接见它们  
这些异乡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亲眷  
越狱的动词  
坐老虎凳的名词  
灌辣椒水的形容词  
钉竹签的副词  
把牢底坐穿的代词  
在囚衣上写诗的拟声词  
坚贞不屈的连词  
视死如归的介词  
大义凛然的叹词

隔着窗玻璃，尖利的鸟喙  
啄击着我冰凉的鼻尖  
像是要从我的脸上啄出一个戴镣铐的故乡  
啄出皱纹里关押的记忆和遗址  
啄出额头的刑场上  
牺牲的美学  
罪与罚的  
荒凉的判决

我：时间的坟场里回来的死刑犯  
一个无人认领的鬼魂  
带着与自己一生的争辩  
借助于涌入的光线，我试图替子弹里的铅  
写下滚烫的供词

## 范倍

四川仪陇人。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任教于重庆大学。  
创办并主编民间诗刊《终点》。

## 八月练习曲

在八月的房间里，我练习做梦  
练习在梦中砍伐词语的树林  
倾听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练习的时候钢琴不再伴奏

词语中的危险，欢乐  
词语中的欢乐，疾病  
我练习写下一行漆黑的文字  
又用肉体里的灯盏带来光

灵魂的教师布置下作业  
树林摇摇晃晃歌唱  
我也阅读了猎人的笔记  
为了一只火红的狐狸

为了一首抵抗的诗歌  
我也研究了特洛伊战争  
在词语的战场上我已让坦克  
压碎了苏格拉底的骨头

思想的坦克，肉体的坦克  
我练习用坦克的节奏杀人  
在白纸上我建起飞翔的城堡  
我把家安在了云彩之上

### 为一个陌生人写下的传记

他戴上墨镜，有什么奇怪？

——Sylvia Plath

从一块旧报纸得到线索：多年  
以前，他被压在沉重的石头之下  
度过乏味的童年和少年。

“挺住意味着一切”，他的嗓音  
在光阴的黑白键盘上越来越粗糙。

他开始喜欢辣子鸡和炸酱面。  
……有一次，他发现班上的一位  
女同学有点象白骨精：青春的  
齿轮转动了！他把铅笔削得  
非常尖。他慢慢弄懂“我是另一个”。

发现菜青虫可以成为花蝴蝶，他  
又过于高兴，跳得太高。  
遥远的天堂也被他吓得够呛。

而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跟着  
美丽老师（呵，永恒的记忆！）爬山涉水。

好东西不长久。他多想留下来  
在漆黑的山洞，陪那些喜爱赌钱的  
家伙：吹牛，追女人，为小市民  
和新闻机构准备笑料。他宁愿  
“逃避”就是“迎向”。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他的筋斗云  
早已过时，现在是  
爱滋病时代，他只好在冰凉的  
水泥地板上来回移动，吸烟  
研究那微微凸起的腹部。

## 杨震

1980年生于湘阴；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写诗，及散文小说，涉猎翻译；现从业于科研机构。

## 九月

一场对流熄灭夏天。  
你的再现  
已晒不热我白日梦境。  
人在两种恐惧之间逡巡；  
节气在林梢果断。  
一片杨叶应声而落，  
多希望我是它，  
不是那一杆杆笔直的挣扎。  
你我之间吹着清凉时光，  
潮湿、昏黄的自由  
轻卷起干枯的记忆到半空。  
点亮我，裸露我，曾倾尽八月  
白得我一身黝黑  
如今你在何方？  
激流中我刻舟而下，  
再次打开欲望，  
吹进来已是异国晚祷，  
加速的荒唐。我该  
跳进无风的睡眠寻你倒影？

还是，拥抱一场急雨  
幻想它云的形状？  
自转且公转的命运呵……  
多希望你不是热烈，是忧虑  
站在我所有文字背后  
静静地，漫长。

## 韩永恒

1985年生于山东新泰，现居广州，文学硕士。著有诗集《我对这个世界过敏》、《莱茵的黄金》。

### 墓地

我喜欢冬天的墓地  
干净，没有鸟鸣  
里面埋的好像不是死者  
而是活着的人  
心甘情愿躺进去

墓地周围的树林那么安宁  
仿佛它不是树林  
而是别的什么  
一年中总有一两天  
事物离开自己  
逃向别处

有时，我用一上午  
和无人对话  
如若朋友问我去了哪里  
我会说：  
我一直都离墓地很近  
直到有一天我整个躺进去

## 赵松

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作品有小说集《空隙》（上海人民）、《抚顺故事集》。

### 三四月

把手放在黑暗的玻璃上，  
五万多颗星辰就成了过去，  
它们并非熄灭在宇宙的深处，  
只是平稳地滑落而已，  
在水晶的表面，结成队列，  
单调而乏味，在白色背景下变黑，  
这是失去引力的自然脱落，  
计算时间实属多余，这是意外的  
喜剧，意外的假期，可以随意  
将昼夜颠倒乱置……在那里，  
它们是沙子，慢慢累积，而你呢  
埋头其中，像鸵鸟，不去理风暴，  
但暗自怀念，企及遥远，  
将那些沙粒逐个唤醒，重新组合，  
仿佛要表达最神秘的眷恋，  
组织最后的梦境，无休无止。

## 王志军

生于河北昌黎，现居北京，自编《世界上的小田庄》、《词语的歌》、《时光之踵》等诗集。

### 老房子

她坐在石头上，拐杖架在两边  
像一对耷拉的翅膀。  
镀锌大门，一扇闪着上午的微光  
另一扇浸在墙垛的暗影和往日锈痕中。  
被一根发黑的铁链串起  
彼此无法摆脱的命运坠在一把小铜锁上。  
铁链和亮晶晶的新锁——像一个叹号。  
她的孤单那么渺小，就像身后这孤单的院子  
最被忽视的角落。这院子  
孤单得连个秘密都没有。  
进门右手是牲口棚，石棉瓦搭顶  
一根木桩撑起架在东、南两面墙上的横杆  
不能更简陋了。石巢下砖基潮湿而发黑  
那的眼泪，没人看得见  
骡子是院里唯一活物  
站在草料和尿搅和的稀泥中  
打着响鼻撅着屁股，它老了  
尾巴在过道甩来甩去。左前方是破落的草棚  
右边半米高的花墙内，十来畦白菜长势喜人。

老房子就缩在菜畦和水井后面  
被东边宝柱家新房的影子完全压住  
似乎难以承受而稍有变形。  
墙、窗户、椽口都霉成灰色。窗台上  
一只缺口的瓷碗，尘土已在上面扎根。  
一卷铁丝，一个深褐酱坛。  
水井那原先有丛樱桃  
墨绿叶片含着一串串白色果实  
摇撼每年五月的轻风。  
树没了春天也不再光临  
只剩下冷冰冰水井。  
迈进门槛，穿堂屋隔开东西两间。  
灶台黑乎乎，屋顶早熏成黑炭色  
分不清苇帘和椽檩。带绿锈的长柄葫芦瓢  
扣在大水缸盖的铁丝把儿上。  
它的眼泪在缸内泛起涟漪。  
西屋快塌了，一根后加的柱子抵在当中  
颜色模糊的棋子散落在棋盘上。  
粮缸上摞着实撑的口袋  
靠墙挤成一圈，陈谷味积久难散。  
一台磅秤，称着时间与黑暗。

(节选)

## 东鲁散人

马云超，笔名东鲁散人、公子齐。祖籍山东海阳。1969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市。现定居山东临淄。作品多种，诗歌居多。著有儿童诗集《左手船右手海》、短诗集《短歌三人行》（与人合著）、现代诗集《嘶哑》。

### 街道

街道是一只靴子渴望你的脚踵放置其中  
渴望你喜欢的星星滑行其上  
对面是方形的门和窗  
你用来养花的门和窗  
你用来浇水的门和窗  
街道是你俯视摇晃不息的铜铃带来夜晚  
因此你喜欢的星星滑行其上  
你抱着自己的影子像抱着一捆芦苇  
站在一条溪流之上  
当你的脚踵放置其中，你就是一只甜蜜的小鱼  
侧身读我  
当你的脚踵放置其中，你就是一盏照亮站点的灯  
照见我的故乡多么荒凉

颜峻诗四首

三月记事

我在此折断 并吞吐海港和鱼虾  
我消瘦 突变 回忆着  
三月 我重新把自己捐献给爱情

啊罪恶的爱情 你的菜刀  
你终将遭到变卖 满头白发  
你加入神仙 留下半封情书

说世界在前进 啤酒终将被用完  
说我们为此而出生 在三月  
昏死过去 像一些搁浅的星星

偶尔翻身 追鱼 充电一样地嚎叫  
肉体太短暂 但足够  
我们在自己身上旋转 直到互相憎恨

一切又回到了腐朽 深绿或深蓝  
过分辽阔着 刺痛了我有限的心  
啊甜蜜的空气 包裹着未来 破的心

Four Poems by Yan Jun  
*Translated by Glenn Stowell*

## MARCH JOURNAL

O guilt-ridden love your kitchen knife  
You're finally forced to sell your head of white hair  
You're joining the spiritsleaving half a love letter

Say The world's moving forward the beer finally finished  
Say We're born for this then come March  
we drop dead like some shipwrecked stars

Sometimes turning chasing fish howling like recharging batteries

The body is brief but it is enough  
We revolve around ourselves until we hate each other

Everything going back to decay              Big Green or Big Blue  
Vastness stinging my bounded heart  
O sweet air wrapping around the future and shattered hearts

2月14日，和父亲去医院

我们吃了早餐 吃了药  
和污染的空气做斗争

我们早起 在医院等待  
辨认着耳科大夫的脚步声

我们沉默着 并排坐着  
把沉默存进空气里

一天 两天 我们背着手  
在缓慢的电梯里站着

围巾是新的 冰和垃圾也是新的  
我们互相听 一直到听不见

FEBRUARY 14TH, GOING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FATHER

We ate breakfast swallowed medicine  
fought against the polluted air

We woke early waited at the hospital  
recognized the footsteps of the ear doctor

We were silent sitting beside each other  
adding silence to the air

One day two days our hands behind our backs  
standing on the meandering elevator

The scarf is new the ice and garbage are also new  
We listen to each other until we can't hear anything

1月2日

JANUARY 2ND

我以为我要说点什么  
我看过了雪 又回到桌前

I thought I wanted to say a little something  
I looked at the snow then went back to the desk again

或者我数钱 或者我洗衣服  
乌鸦在郊区飞 在前门飞

Or maybe I counted money or maybe I did laundry  
Crows flew in the suburbs flew right by the front door

我静静地等着  
像冬天的火锅

I waited quietly  
like a hotspot in winter

再也没有打折机票了  
我等着牺牲 然后是过年

And there won't be any more cut-rate plane tickets  
I waited to sacrifice myself then it was the new year

4月1日，晴，有风。午饭吃了烧饼和沙拉

APRIL 1<sup>ST</sup>, SUNNY AND WINDY, EATING SESAME CAKES  
AND SALAD FOR LUNCH

我们变成我们吃的东西  
变成羊，桃子，鸡爪子，有时候是辣椒

We become what we eat  
becoming sheep peaches chicken feet occasionally hot  
peppers

我们同时吃，有时候不吃  
我们在早晨吃夜晚，在南方吃指南针

We ate at the same time Sometimes we didn't eat  
In the morning we ate the night In the south we ate the  
compass

吃眼泪，吃掉一个国家，吃不完就放进冰箱  
有时候吃人，有的人反对

Eating tears eating up a country putting the leftovers in the  
fridge  
Sometimes we ate people Some people objected

我们发现了药，有时候是毒药  
我们激动，有时候一动不动，像吃了乌龟

We discovered medicine Sometimes it was poison  
We got excitedand didn't want to move as if we'd eaten turtles

我们相爱，成为对方的一部分  
我们成为政治，成为化学，我们不在乎

We fell in love becoming part of each other  
We became politics became chemistry We didn't care

我们会死，变成时间本身  
一粒米，两粒米，我们在蒸汽中忘记

We will die becoming time itself  
One grain of rice two grains of rice Inside the steam we  
forget

## 胡续冬诗五首

江畔

我抱着一条江睡了一夜。  
我忘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  
总之，它流上了堤岸、  
漫过了街道、涌进了电梯，  
来到了我的房间。一条江，  
一条略显肥胖但却有着  
桥梁的锁骨、一条水流缓慢  
但满脑子都是敏捷的游鱼、  
一条在江中宅了一天但夜间  
仍会失眠的江，就这么  
被我轻轻地抱着，听我讲  
千里之外的海、万里之外的  
人世间。很快，它身上的  
每一滴水都闭上了眼睛，  
它脑中的每一条游鱼都变得  
和星辰一样安静。我忘了  
我握着它柔软的波涛  
睡了几生几世。一觉醒来，  
我拉开窗帘，看见  
那条娇美的、懒洋洋的江  
在阳光下流淌着恩爱。

HU Xudong  
*Translated by Glenn Stowell*

THE RIVER BANK  
*in Chongqing*

I am holding a river and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I forget how it is that we met:  
in short, it flows down the bank,  
freely down into the street, overflowing elevators,  
coming to my room. A river,  
its outline flowing and fat but  
with a collarbone, a meandering stream  
but all full of nimble fish—  
the river stays in all day but  
still cannot sleep at night, just now  
holding it softly, while it hears my speech about  
the ocean a thousand miles away, about the secular world  
a thousand miles away. Very quickly it's at hand,  
every drop of water closes up the eyes,  
in the brain every swimming fish becomes  
as calm as the stars are. I forgot  
I was holding its soft waves  
sleeping through several generations. I wake up  
pull open the window curtains to see  
the gorgeous and meandering river  
inside the sunshine flowing down with reciprocal love.

## 阿尔博阿多尔

我只愿意独自呆在诗里，诗独自  
呆在海里，海独自呆在有风的夜里。  
一夜之后，阳光拖着水光上天，  
嘈杂的人群从细小的白沙里走出来换气。

换完气的细小的人群回到嘈杂的白沙里，  
又是一天，地平线把太阳拖进水底。  
海从夜里裸泳了出去，诗从海里裸泳了出去，  
我从一首诗裸泳到了另一首诗里。

（注：阿尔博阿多尔，Arpoador，意为“鲸鱼叉”，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小海滩，夹在著名的伊巴奈玛海滩和科帕卡帕纳海滩之间的犄角上。）

## ARPOADOR

I only wish to stay alone inside the poem, the poem  
alone inside the sea, the sea alone inside the windy night.  
After the night, sunshine dragging the light in the water toward  
the sky,

the noisy crowd walks out from the expanse of sand to breathe.

After breathing for a bit the tiny crowd goes back to the noisy  
sand,  
and another day, the sun is dragged underwater by the horizon.  
The sea swims out of the night, the poem swims out of the sea,  
I swim out naked from the poem and into another poem.

## 圣若热

石头听说了石头，瀑布洗净了瀑布，  
二十多个瀑布下来，太阳一泻如注。  
犰狳出洞的时候，山大了、水累了，  
水里婀娜着的大好的青春凉透心了。

整个峡谷的热都转移到了村子里边。  
此地吊床林立，大麻香飘三十里远。  
格瓦拉装束的鲍勃·马利叫住了我，  
邀我同去，点黑姑娘肚皮上的篝火。

## SRO JORGE

The stone heard about the stone, the waterfall washed the waterfall,  
twenty something waterfalls cascade, the sun pours out as if  
interjecting.

When the armadillo comes from its cave, the hills vast, the water  
weary,  
the water's surface, graceful as youth, penetrates the heart with its  
cold.

All of the canyon's heat finally shifts inside the village.  
Here, hundreds of hammocks, pot smoke floats off for thirty miles.  
Bob, wearing Che Guevara clothes. Mario calls out to me,  
asks me to go with him to light the bonfire on a black girl's belly.

## 波索阿苏尔

妹的吊带吊我心，吊得我  
易动、马虎、年轻、爱一大早出游。  
我光着身子，爬上滑溜溜的石壁  
挨瀑布砸。水有大力，我有情。

瀑布下，一潭秋水居然坏到有一半  
伸进了岩洞。我扔了块石头，  
从黑暗深处的北京的吊带背心里  
飞出来几百只鸟和我抢防晒霜。

(注：波索阿苏尔，Po. o Azul，意为“蓝池”，巴西利亚西北  
50 公里荒野中一小石潭。)

## POSO AZUL

Sister's suspenders hold my heart, hold me,  
pent up, careless, young, loving to go out at dawn.  
My bare body climbs up the slick stone wall  
to endure the waterfall's smashing. The water has strength, I have  
passion.

Under the waterfall a deep pool shockingly splits in half  
and stretches toward the cave in the cliff. I throw a stone,  
from the dark abyss of a Beijing-style vest's suspenders.  
Several hundred birds fly out to fight with me over sunscreen.

## 灣灣御姐

她的鹿腿上繡著青苔，  
從右側走進了這滴雨。  
我那時在雨滴的左邊，  
把烏雲捲成一根香菸，  
吸著鋒面上減速的秒。  
她踩著雨滴里明滅的  
木棉，山間的舊街巷  
隨柔膚下窸窣的靜脈  
一道蜿蜒，從黑皮靴  
延伸到清明節的臀線：  
在這魔鏡般的雨滴里，  
我只能一秒接一秒地  
吸盡了她潮濕的身體，  
把那鹿腿溶入從街角  
突然流到我肺葉里的  
白茫茫的野薑花之海。

## BAY WOMAN

Moss stretches across her thin legs,  
she comes into a raindrop from the right.  
I'm on the raindrop's left  
being swept into cigarettes by black clouds.  
The coldfront of absorption slows time.  
She steps on the flashing cotton inside  
the raindrop, the old mountain neighborhood  
in the soft skin, a rustling vein  
wriggling together, from leather boots  
toward the Tomb Cleaning Festival butt line:  
in the raindrop's magic mirror  
I've only one second, a single second.  
Drink up her damp body,  
from that deer leg in the street.  
Suddenly it flows backward to my lungs,  
the vast white field blossoms into a sea of ginger lilies.

About translator: Glenn Stowell grew up in Massachusetts and attended college in Connecticut. His own poems were published in *the Tulane Review* and *the Claremont Review*. He was named the Head Translator and Editor by Vagabond Press (Sydney and Tokyo) on a book of Yan Jun's poems. *You Jump to Another Dream* was published in October of 2012. He now lives in New York City and works at Goldman Sachs.

## 张尔诗五首

### 现实

一日或永恒，镜头化出无数枚针孔  
将世界汲入暗室监视的无垠。

岸边，鲟龙裸露着鳞片，缩紧  
肉身，骨刺在餐盘中分离，又鸣奏。

财政腥红的曲线裹起绣球，抛挤媚眼。  
一名小吏挥泪无产秤砣，在地下造句、生火。

诗，这雪后滑体的词语矿山，振臂一倾  
手心沁出的汗渍慢慢冷藏社会余震的残温。

### Five Poems by Zhang Er *Translated by June Snow*

### Reality

One day, or forever, my camera grows many pinholes  
overlooking the world as if in a boundless darkroom.

On the shore, sturgeon fish expose their scales  
with tightened bodies. The bones spur onto a plate,  
separate, and then blare in one tune.

Financial scarlet fever flirts, with silk balls.  
A minor official waves a proletarian weight, tearfully,  
making underground sentences, lighting a fire.

Poetry, the mine of sliding words after snow, rallies a dump.  
Your palms sweat, cooling down the residual social warmth.

## 地下室

每天都有新的野味，它们擅自离开空气  
爬向阴间，散播死讯，砍伐，布道，  
并为了获取裁决的权力而恨，它们  
的眉骨是凹陷的，隐藏着制度的良机。  
人们从不感觉到那是被精心重复的秘密，  
你看夜幕，正被装上防腐的金属拉链。

## Basement

It smells game everyday. The birds, having left the sky,  
craw into the underworld to spread news of death, deforest,  
and sermons. They hate each other and fight for the ruling power,  
their brows sunken, flicker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gime.  
Skillfully repeated, people don't find it mysterious any more.  
Look, the night curtain has put on a metal zipper of anti-erosion.

短剧

经过山川与岸，人们重回沉默的牢狱，光没入鲨鱼之腹。

这个奔命的稻草人，一如咨客扭动劳作的假肢，  
他以无声对抗，用风制造无声，但借瓜果挥霍田园。  
旅行的双腿赐他一个踉跄的恩惠，  
只不过宿醉难醒，假惺惺也是泪。

铁轨向后退隐，不轻易落入那死海的圈套，  
轻舞的车厢弹跳，轻轻一跃黄山与华山？  
离别不知悔恨，相逢不如装蒜，飞机巧过了平原。  
野火烧不尽啊，不掐那一缕春光不尽的野心。

Playlet

Having gone through mountains and shores, people return to the prison of silence. Light enters the shark's belly.

The scarecrow keeps running, for his life, like a busboy swinging his artificial limbs.  
He resists silently, making silence out of wind, spoiling the fields with fruits.

His traveling legs give him a staggering grace.  
Hardly out of the hangover, he pretends and it makes him tearful.

Tracks retire backward, they don't easily fall into the trap of Dead Sea.  
The train bounces gently, a leap into Mt. Huang or Mt. Hua?  
Parting with no known remorse, meeting as if posturing,  
an airplane glides through the plains artfully—  
Oh, the endless wild fire doesn't burn out spring ambitions.

移物诗

给 F

穷尽黑的背影，社会胭脂浑开脸颊  
一滴垂落的小巷，那飘飘然的摇曳之身  
被裹紧，再过一年，时间便会倒转，风水呢？

蹩脚的乌龟在假山丛倒立着一枚虚脱的阳具  
污浊的水影映穿陡峭的叹息。慢镜头的摇臂  
缓缓幻化无边世界静寂的尽头，  
纪录着生活的死讯

夜晚，他的地铁向前，另一侧向西，偶然法则  
的沦陷，即意味着，这混乱的四野的现世  
猕猴桃也有一颗不堪不安的动荡之心，人们又称其为奇异果

Poem of Change

To F

In the far black silhouette, social rouge stirs muddy faces.  
A small lane bends, the swaying body gets high  
and wrapped tight. In another year, time will reverse. And fortune?

An awkward turtle erects its male part upside down in the rock garden.  
Muddy water shadows the abruptness of sighs. The rocker arm in slow motion  
slowly turns into an endless end of silence,  
recording life's death.

At night, the subway moves forward, with one side westward,  
the fall of occasional order means in the confusing perspective  
a macaque peach can have a restless turbulence of heart,  
and people call that a kiwi fruit.

\* kiwi and “strange” are homophones in Chinese.

## 蒙面诗

风冻  
在小小公园狭而促的夹道中  
穿梭  
金色的落叶卷起旧  
式建筑的一层梯坡  
随着时空假想的曲线，散漫向前蜿蜒

下班途中，木棉树和白玉兰光起身子  
汽车的尾烟弹洒在鲜亮的柏油路上，  
老人们穿上雨衣，跨着褪色的斑马线

妇女举白旗，儿童手握回形针，忐忑  
忐！  
上下一心，超市空旋，极度默契  
之于有限的伦理，自然超度清新空气

每天都在前进！铤向那不能触摸之轻  
卷闸门黏上白色公文，墨迹坦然悬于  
蒙面者挂靴，便如入无人之境，稍息

真空蒸发狰狞的正气，这，依然是诗！

## Poem of Mask

Wind freezes,  
then shuttles  
in a narrowed lane of a small park.  
Golden leaves roll up an old  
architecture by one sloping layer,  
winding forward along an imaginary space curve.

In the commuting hours after work  
are the bare bodies of kapok trees and magnolia.  
Buses tail smoke bombs on the bright asphalt.  
Old people wear raincoats, astride faded zebra.

Women hold white flags, children paper clips,  
nervously walking up down  
up  
down!

Up and down with one mind. Supermarkets spin empty  
with extreme tacit  
in the limited ethics, of a naturally super fresh air.

Every day is an advance! moving forward  
to the untouchable lightness.  
The rolling gate is pasted with white documents,  
black ink dried calmly.  
The man with a mask hangs out his boots, as if entering

a no-man's land, resting,

while the vacuum evaporates his frightful and virtue "air",  
and this is—as poetic as ever!

Zhang Er, poet, publisher and curator, was born in Anhui Province in 1976, currently residing in Shenzhen, China. He has initiated and organized several poetry projects. He was chief editor of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Poetry Forest" from 2009 to 2011 and published eighteen issues. In 2012 he started a new magazine, "The Land", which has integrated novels, essays, movie and music review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elements into poetry. He has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poem entitled "No Man's Land".

### 英诗汉译 English Poem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哈利·克里夫顿（爱尔兰）

Harry Clifton (Ireland)

包慧怡 译

### 黄水仙

我盘坐下来，见到了与眼齐平的  
黄水仙，光线正筛过它们。

从前也发生过一次。  
我正在出生，那儿有黄光，

无法定义，但绝对纯洁，  
使一切熠熠生辉——或许是一两根静脉，

我母亲的，或我的，蛋黄  
或是充血眼球里的一线血丝——

无论哪种，原初状态的世界  
正在被赠予。从那以后

黄色永远是我的色彩，它繁衍着

无穷无尽。但绝不重复。

春天进入。它又开始建造自己的窗户  
可被看见，却无法透过它看。

### 鳗鱼

在拥挤的庭院中，在鳗鱼晚餐油腻的  
蓝色烟雾里，鳗鱼冷眼看着。

他回家过夏天。她回家过夏，  
变着形，一个在另一个体内，

雌雄同体，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  
属地方的，属宇宙的，

阅读自身，在鳗鱼之书中，  
作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与自身的谜题嬉戏着，续签它的护照  
纳闷着生个孩子是否可能，

不自知地渴望着秋日，那时  
拖拉机整夜轰鸣，导航灯

在外面的田野里闪烁。为了城市的  
夜间磷光，一生一世蜕着皮。

### 柠檬

所有的柠檬都起于绿色，所有的柑橙。  
我们的，爱尔兰灰光孕育的果实，  
冬日转为黄色。同时，整个十月，

在高窗中，比人类还要高，  
道成肉身的欢愉，忤逆季节的逻辑，  
继续成熟着。缓缓地，随着冬至将近，

浸透于冰冷的月光，当这株小树  
自授着花粉，像一宗私人神迹  
隐匿于玻璃后，躲开崩坍中的世界，

独自向南去，越过贫困与死亡  
奔向无限的黄色……

他们已在  
贩卖他，在西西里诸广场，

比白送还便宜，当太阳升起  
穿过此刻的纬度，攫住不设防的我们  
在一月的背极，仍在等待，

在从不会升得比自己更高的日子里  
切开它，索取香味，沿着威士忌的  
纹路，琴酒与保健饮品虚假的升华。

### 托马斯·默顿之死

失去了海拔，你能看见你下方  
“新年攻势”的火焰，向你的东方神秘  
天启撒着谎，如同没被剪过的新闻短片  
其中，历史的奴隶正散布着责謗——  
因此你的头脑记录它，省略之罪孽  
在一本神秘主义日记里。同时轮盘  
降落至曼谷，带着天主教伟人一名，  
时值一九六八年，十月将尽。

清晰无误的宣言。午后一点你正穿过  
防弹安全玻璃，像一份良心  
被判决过滤，在身后留下  
你多年前早已充耳不闻的诱惑——  
嬉皮士扒窃海洛因、女人与香精  
献给美国大兵。你只随身藏下  
精神生命——其余都可抛弃  
如变质的麻药。很快，你将死去。

所以在黎明前醒来吧，独自吃早餐，  
想想你为何来此。你下方是一条河  
从佛教腹地汨汨渗出，不在冥想中  
却在生意里，惹人恼怒的地盘  
属于军队的炖肉锅，驳船在那儿输送着  
米饭和泰国妞，有漂浮的蔬种  
拉扯着泊于曼谷的、毁灭者的锁链——  
而你等着司机来接，在上午九点，

去往城市的另一边……

灵修大师萎缩  
成皮囊与枯骨，一言不发地等着你  
在佛之中立国，金黄且中空，  
来自内空间的微笑，超越灾祸  
朝向一种古老的喜悦。旨在抗暴的绝食  
穿着藏红长袍，他们剃度的信众  
于街头乞讨。从空调轿车的车厢  
你能看见他们经过，孤绝如你一样——

彼此疏离着，被历史打散于  
巴黎和加尔各答，仅由一场临时朝圣  
之空域连起。外交豁免权是  
你们所擅长——好为了众生之福  
重建那神秘，并从屈辱中复生  
不涉政治之物，齐齐跪地  
在僧侣与喇嘛，滋生潜流的联盟里——  
为了《时代》和《生活》的闪光灯摄影师。

犹大有别的背叛。你在匈牙利餐馆  
那顿最后晚餐上，在曼谷的友人里，  
把敲竹杠的事留给中国服务生——  
如此不谙世故。你能瞬间从腐败  
突然转入智慧，借助一场电击  
使你鬓发斑白，把你的危机转化成  
一场反高潮。但此后你将死去，  
短路的电线穿透你的头颅……

一场小小尴尬，对美国而言——  
培育你的盖特塞马尼修道院  
等待着它的反英雄。鹅群般的修士  
这天被放至纽黑文，去识别分辨  
越南亡者、板箱中的伤员之间  
来自那架空军飞机，一具属于牧师  
暨圣愚的尸体——来自国际日期变更线外  
来自反抗非理性者的丛林战争外。

### 洋流颂

——纪念劳拉·阿延黛（1907-1984）

在我们西边，如一则未讲述的史诗，

巨大而沉默，写在空气与水之中，  
营养盐粒，冰冷的墙与浓雾河岸  
融解于彼此，在岛屿之间  
开辟它们的道路，博芬，因尼斯图克  
还有基拉里港九英里的曲折峡湾，  
维特根斯坦的茅屋，奥尼·金的邮局，  
法赫梯家，在外面的避暑屋四周，  
洋流奔涌穿过童年

#### 高高的内地

我停留了一分钟。因为它正托举着  
那遮蔽了十码之内的一切的  
永恒之雾——从海面撤离的雾  
我至今无从想象，  
将世界浓缩为微观宇宙。水滴，  
蕨类的叶子。在我靴底吐着泡沫，  
咽喉里的钩子，马尾藻鳗鱼的  
死结。它正托举着  
那些距离，纯粹想象的空间  
超越仅是局部了不起之物  
干净一如田野的纵深。去往西边  
是卡尼家的田亩和他的马铃薯，  
穆勒格拉斯陡岬，以及它的坟场  
毗邻虚无。远处寂静无声——  
大海的碎涛，一路向浪尖攀升。  
其余是一则传奇，仿佛仍等待被拼起。

是的，真的，我们是非同寻常之家——  
阿延黛婆婆，我们的母系祖先，

阿茹卡尼亚颧骨，几乎是本地的，  
在伦敦另拥有一种生活，在此避暑，  
我们伟大的谜。我自问，即使在那时  
羽翼未丰的十二三岁，我们是如何  
到达此地，在这航海状态中  
“温暖潮湿的冬季，凉爽湿润的夏季”  
我们的房屋是这样充满卵石、贝壳与鸟鸣，  
还有防风灯，掷下巨大的阴影，  
钙化的鱼，风干的热带种籽  
无法破解，带着海洋之力  
是洋流携我们到来？阴影，阿延黛婆婆——  
即使在那时，我也被自己失落的来历吓得不轻。  
倒不是说它在这儿，在任何地方有什么关系。  
维特根斯坦，他们说，是个怪得要命的人。  
而斯莱皮·法赫梯的一只手被钩子代替，  
在他的花棚里撒盐、吸烟、治愈……  
过冬用的竹鱼、鳕鱼与明太鱼。  
大普莱斯顿，从日本军营归来，  
姘上个当地姑娘。诺拉·博克  
被她男人抛弃，在新婚当夜，  
那人独自种地。

在我的心灵之眼中  
我能看见她坐在那儿，整个七月  
嗖嗖挥着大剪子。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  
洋流的住民们，本地的，渺小的，  
埋头各自事务中的。奥尼·金  
连同他的羊粪蛋和收到一周的电报，  
偷听格陵兰与晚夏旅程的消息，

厄明格，亨伯特，挪威湾流，  
等候着非法捕鱼者的月亮。它将再度落下，  
那北大西洋迷雾，那冗长的抑郁  
一直延伸到北极。鼓风，雨暴，  
北方的黑暗，夜色正聚拢来。  
我会否认每件事。整整几十年将流逝。

与此同时却在草中，杀不死的——  
“阿延黛婆婆，你究竟来自何方？——”  
一条鳗鱼扭动。本能告诉我  
随它去吧。冷血地让它融化  
在自身的元素中，一份幼鳗的记忆，  
绝对别处的纯粹吊篮，  
史诗或传奇，为了再度重返。

### 龙年

当他在纸上写下第一个词的一瞬，他将不再爱她。  
一旦它成为故事，便结束了。

——德莫·希利《山羊之歌》

三月降临。东风吹向上游

天鹅们——“我们国家也有”——  
像面包一样展示自己，同样突兀地消失。  
她拿下一份工作，在天鹅绒酒吧  
你将从中拯救她，仅仅凭着智力——  
古怪的人，古怪的钟点，  
异国礼仪。却不会持久——

她指甲纤长，上了清漆  
为算盘、会计房和赌窝而生  
已将你从它们之中剥除，以未来的名义。  
变得年轻、变得美丽——  
那是权力。究竟在何处，在何时  
她终会掌管你的国度，或消失回

属于她的至高无上的现实里，仍悬而未决……

“我们的皇上学了网球，学跳华尔兹。”  
便士可曾落下？单程电话  
可曾通向任何一处？她却会触摸  
你脊椎的底部，轻柔地指引你，我的朋友，

穿过电影院的暗影，穿过旋转门  
在四月早晨，七月午后，  
一整个夏日的长度。良心，后悔，  
在她黑色的瞳仁中，你在何处看见自身  
不意味着任何事。在那里，撤退，死去  
归还你偷去的一切，使之更浓烈，

这是你唯一的使命。她小小的、贞洁的吻，

她高耸、坚实的胸脯，为了留给  
身穿黄袍的天子——如他必须的那样——  
常人不得接近，解决着  
她无法发音的名字的难题  
当他终于驾临……

现在已是八月。来自公用电话亭  
在风声呼啸的湖岸，在不再属于你的国度，  
“谢谢你把过去捐赠给我”  
你喂饱投币箱，你自己的死亡聚集  
如地平线上的云，古老而孤零零  
侵犯着以太，失落在错误的时区。

#### 与你的家人合葬

我的四散在各地——  
而你的……在卡亘山丘的背风处  
一面来自永恒的防风墙，

湿土，我骨骼的镀层，  
展开自身，母系的大地  
我一生都在地上流浪，

和双人床一般大的阴谋  
今晚我躺下，拉链开着，

穿着我的生日西装。

我根本不该引你谈起  
任何这类事。“即便在那儿”  
你耳语着，“我的手也会游走……”

我感觉到它，攀爬过大腿  
在生中，一如在死内，一只地精  
施展着它的保护系魔法

萦绕我，直到我迫切渴求着  
那场预示着更大死亡的小死。  
卷须、主根、麻刺的离子

属于性和死，在黑暗的国度——  
如今，我想，我将永不会在  
比永恒微光更好的事物中醒来

那儿，雨水号啕着，一如主耶稣，  
在水上走着华尔兹步  
在内湖上……乡下的表亲们

在隔壁房间打着鼾，  
隔壁的棺材，灯火熄灭，  
我们却在忙着根与延续的

自然事工，我听见你耳语  
“与我的家人合葬

感觉可好？”

第一百万次……  
要说“是……”  
像很久以前，我一定做过的那样，  
就是纵身跃入比婚姻更深的地方。

托尼·巴恩斯通（美国）

Tony Barnstone (USA)

王敖 译

### 洛杉矶人造人的福音书<sup>1</sup>

学生们的青春放光芒。每一个都那么美。  
世界还没有进入他们，吸走他们的魂魄。  
我也想跟孩子们一样，但我是泥和土。  
有天我醒来对自己说，站起来走起来，象个人！  
从床上我把我的泥拿起来，往镜子里看，  
却不认识我额上皱纹的字迹。  
我在舌头下面留下一片纸，写着：存在。  
我就这样写着进入我的生命，想给它一个名字  
当这没有信仰的东西离开，带着泥土四处走动。  
我的身体被毛发覆盖，象人一样，  
但我的手是棍棒，头脑破烂不堪。最近，  
我感到死神的手放在我额头上，给人的感觉就像解脱。

### 太平洋的垃圾漩涡

我写字台上染黑的木佛  
削出的左手握着空气，而且缺指头  
黄昏里平静的脸，看着零，  
仿佛要理解，流动的时间会如何  
停在它袍子的形状里，如卷起的冰棱。  
然而，并非如此。世界融解，奔流如污水  
旋转在冒泡的暴雨里，涌进海洋，  
而汇集在北太平洋环流之中的，  
是水母般的塑料袋，废渔网，  
烟卷的小白指骨，聚合物，淤泥与污秽，  
那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在漂浮，  
其遗产，由鹈鹕和信天翁细细咀嚼。

<sup>1</sup> 人造人（Golem），犹太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

诗人互译：周琰与顾爱玲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 Zhou Yan & Eleanor Goodman

周琰的诗 顾爱玲译

Zhou Yan's Poems translated by Eleanor Goodman

### 天体的时光

当我用别人的眼睛看你，我再也看不到你。  
而当我用我看你，除了悲伤我什么也看不到。  
豆荚变得饱满 — 在那些我不曾存在过的时间。

夏日从向心卷起的花瓣中抽走咏唱的神经  
可太阳还将夯打大地 —  
揉碎它吧，挤出它柑橘的辛酸 —  
红细胞的光谱 — 每一个干燥的颗粒 —  
磨搓你的掌心 — 直到你的手  
穿过钟声的重岭  
在一个合拢的双耳瓶上  
安睡了所有的火焰

### Time of Celestial Bodies

When I use another's eyes to look at you, I cannot see you.  
And when I use myself to look at you, I can see nothing but  
sorrow.  
The peapods grow fat—in those moments I've never existed.

The summer pulls a singing nerve out of curled up petals  
yet the sun still beats on the earth—  
crumble it to pieces, squeeze out its citrus bitterness—  
the spectrum of red blood cells—every dried up pellet—  
rub your palms together—until your hands  
are pierced by the bells of many mountains  
in a gathered-up two-eared vase  
all the flames sleep peacefully

## 自然的奇迹

——题热内·玛格丽特的画《自然的奇迹，1953》

他们坐在一块岩石上  
在阻挡浪涛溃散成无限  
的云垒前，在海的蓝中  
一艘帆船驶入这个视界

谁驾着这艘船？没有旅人的  
幽灵船，从哪个世界  
穿过百慕大或隐遁的  
大海，进入我们的世界？

只有鱼和我们的世界  
鱼它们知道世界吗  
或者它们知道鱼如同人  
知道他们在世界中？

这个问题已经被思考过了  
被那些瓷器人  
烛泪人，泥土人  
在他们的树林和天空下

可是你真以为  
人可以思考人和世界  
在他们的人之身中？  
在他们的人生中？

没有人像我们一样自由  
从人之中游出成为我们自己  
没有人像我们把黑暗剥出  
织成鳞光辉映的皮肤

撕下史前无记录的记忆  
如同灯塔，面对航线消失  
的大海，不飘扬旗帜  
也熄灭了灯

自然不是相对于我们的巨大奇迹  
连同性和神话一起进化的鱼人  
住在海中，大海不是咸的  
是白云，没有重量的味道



The Miracle of Nature

—on René Magritte's painting "The Miracle of Nature," 1953

They sit on a rock  
in front of where the obstructed waves are dispersed into an  
endless  
pile of clouds, on the blue of the ocean  
a sailboat comes into sight

Who is sailing this boat? There are no traveler's  
spirit boats, from what world  
did it pass through Bermuda or some reclusive  
ocean, to enter into our world?

There is only fish and our world  
are the fish aware of the world  
or are they aware of fish the way that humans  
are aware that they're in the world?

This question has already been pondered  
by those porcelain people  
candle people, mud people  
in their forests and under the sky

But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people can ponder humans and the world  
while in their human bodies?

In their human lives?

No one else is as free as we are  
swimming out from others to become ourselves  
no one else has peeled back the darkness like we have  
to weave together skins of radiant fish scales

Rip open prehistoric unrecorded memory  
like a lighthouse, facing the route-dissolving  
ocean, not waving flags  
and putting out lamps

Nature doesn't correspond to our great miracles  
togetherness and mythology make fishmen evolve  
living in the ocean, the ocean isn't salty  
it's white clouds, with no taste of weight

## 苹果的冥想

I earth in earth.....

Alfred, Lord Tennyson

1

看啊，多好看啊！  
这颗苹果是绿色的，那颗红了  
在那里，叶子明亮起来  
红玉般闪动的那一处  
银丝笼打开，晨光梭游而出  
追向逃逸太空的蓝之冷  
托起一朵朵云苞，光之暖  
烘塑的白，此时，凝聚之心  
滑落风戏弄的手指  
弧面炫目的颤动中  
银鹰静止了空间  
  
可是风还是鸽鹄的晨工  
半是影子半是雾的草地上  
落满了苹果  
有的圆实，有的软腐成褐色  
而枝头，晶红的协奏曲流动  
生息认领一个居所  
让灵与魂魄分明  
轻清者上升，重浊者沉降  
五色相揉的恒久之流中

生出向无的透明和容满的黑暗  
两个深渊将大地孤立其间

你将必死。  
凡生生者，将生育死亡。  
这最初的知识  
从手掌中苹果对凝视的  
反视中显现  
于是她抓住他的手  
把这震痛中诞生的人的时间  
投入他的怀抱  
除了爱，你如何拥抱死亡襁褓中的生？

2

于是世上遍布尘埃  
尘埃中一座座幻象的宫殿耸起  
山丘上，果园中，弦琴、歌舞与诗  
上演神与人的一场场情节剧  
元素归属于物质  
理性而非希望放进了潘多拉的匣中  
全在的秩序作为更高的欲望  
被馈赠，世界与心灵的疆域  
为想象与至善的灵魂扩展

可从世界成为世界之前的果园  
移植而来的苹果闪耀着一种光泽

一种美，让人酣睡而非明智的美  
放弃辨别与对世界的拥有  
尘埃之中，世界醒着  
而你与她在鸟鸣中入睡  
睫毛的影倏掠微笑的圆镜  
在肉体的酸与甜中  
浩森为一切的回声  
虚空到疼痛的一丝悸动

诗人，怀揣着这一丝疼痛  
寻找最锋利，最恰当的温柔  
像影子隔开光，波浪剥出运动  
他行走在地上，大地是沉重的  
地球是一颗有重量的星星  
它的旋转是宇宙的轻盈  
苹果躺在地上，向着泥土耳语  
不多的人，看到它的坠落  
物的沉重

3

砰地一声，砰——消弭的音迹  
速度的影子，抹去视线的线索  
是我们的沉重，发现陌生的我们  
在大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击  
被重力钉在具体的点上  
有限与失眠将灰浸入生

日复一日的灰调变化着  
灰烬冷了又冷，祭坛  
渴望着血的冲洗  
断壁残垣间蔓生的思想  
驱逐了漫游者和踏歌人

可在白云的山谷蓝岭的峰回  
光同影子一起拜访你的窗口  
你和那个老人坐在室内  
对着一罐牛奶，一根长棍面包  
半个水晶瓶的清水和几只苹果  
仿佛色彩的暖和光的冷  
可以凝聚一个世界  
它的酸与甜，多汁与硬度  
仿佛你耻骨的愤怒  
和他头顶的荒凉  
可以在语言和形象中  
印刻一个人形的存在

窗外，山峦青色的边界内  
一座果园长满了光  
一个女孩爬上梯子  
她的手臂翼动着色彩  
她回头对着你的窗口喊：  
“这只苹果好甜，  
我再给你摘一只。”  
你在画架上抹下最后一笔  
苹果表面的光

而整个果园的光和真实的苹果  
在你与她的唇间

一滴滴露聚集的魂魄  
聆听蛐蛐与星星谈论  
提顿的叹息、悔恨与最后的渴望  
生命归还生  
到大地的火炉中  
听，夜潮在听这炉中的火焰  
催动晨昏星的周行

Meditations on an Apple

*I earth in earth.....*

*Alfred, Lord Tennyson*

1.

Look, how lovely!  
This apple is green, this one turned red  
there, the leaves light up  
that place that twinkles like rubies  
a cage of silver threads opens, dawn weaves its way out  
pursuing the cold of the absconding outer space blue  
leaning on the cloudbuds, the warmth of the light  
plastic-white,\* at this moment, a solidified heart  
fingers teased by the sliding wind

in the dazzling quiver of the bow  
a silver eagle stills the sky

Yet the wind is still the dove's morning work  
half is shadow half is the mist's meadow  
filled with fallen apples  
some are plump, some have rotted brown  
and on twigs, a concerto of bright red flows  
life claims a residence  
separating the spirit and the soul  
the light and clear rise up, the heavy and deep settle  
in the constant flow of colors rubbing against each other  
birth faces the transparency of nothingness and the darkness of  
completeness  
these two abysses will isolate the earth between them

Someday you must die.  
every incarnation will give birth and die.  
This earliest wisdom  
was revealed by the matching gaze  
of an apple gazed at in the palm  
so she held his hand  
and took this human time born in the midst of sudden pain  
and threw it into his embrace  
besides love, how can you hold this swaddled in death life?

2.

So the world is covered in dust  
in the dust tower palaces of mirages  
on the hillsides, in orchards, strings, song and dance and poetry  
melodrama after melodrama performed by spirits and people  
elements belonging to material substance  
the rational but undesired are put into Pandora's box  
the whole order is taken as an even greater desire  
given as a gift, the domain of the world and the heart  
expands for the soul's imagination and perfection

Yet from the orchard before the world became the world  
transplanted apples glimmer with a kind of sheen  
a kind of beauty, an unwise beauty that puts men to sleep  
abandoning choosing and possession of the world  
in the dust, the world wakes up  
but you and she fall asleep in the birdcalls  
the shadow of an eyelash sweeps past the round lens of a smile  
in the sourness and sweetness of the body  
the vastness becomes all echoes  
a void like a painful strand of palpitation

Poets carry with them a strand of pain  
seeking the keenest, most fitting gentleness  
like a shadow separating light, waves peeling open movement  
he walks on the ground, the Earth is heavy  
the globe is a weighty star  
its orbit is the universe's gracefulness  
an apple lies on the earth, facing the dirt's whispers

not many people saw it drop  
the heaviness of things

3.

*Bang* on the earth, *bang*—a stopped soundtrack  
speed's shadow erases all traces of a line of sight  
this is our heaviness, realizing an unfamiliar us  
sending out an oppressive strike on the earth  
pinned by gravity to a specific place  
finitude and insomnia permeates life with dust  
day after day of dust shifting  
ashes turn colder and colder, the sacrificial altar  
thirsts to be washed with blood  
the wild growth of thoughts among the dilapidation  
expels the wanderers and dancers

But in the valley of clouds the blue ridge's reflected  
light comes with shadows to visit at your windows  
you sit inside with that old man  
facing a container of milk, a baguette  
a crystal bottle half-filled with water and a few apples  
as if the warmth of the colors and the coldness of the light  
could coalesce into a world  
its sourness and sweetness, succulence and hardness  
as if the indignation of your pubic bones  
and the desolation of the crown of his head  
in the midst of language and image

could imprint the existence of a human shape

Outside, inside the borders of the mountains' green  
an orchard is overgrown with light  
a girl climbs a ladder  
her arms wing the colors  
she turns back to your window and cries:  
“This apple is so sweet,  
I'm going to pick one for you.”  
On the easel you wipe off the last stroke  
of the apple's light  
but the light of the whole orchard and the apple of truth  
is between you and her mouth

The assembled souls that are revealed bit by bit  
listen respectfully to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earthworms and the  
stars  
stifled sighs, regret and the last longings  
life reverts to life  
in the Earth's wood stove  
listen, the night tides are listening to the flames inside the stove  
urging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stars along on their paths

Yan Zhou was born in China and currently lives in Toronto. A poet,  
translator and art curator, she has published translations of Rilke, Ezra  
Pound, Al Purdy, Roo Borson, Li-Young Lee and many others. She is now  
working 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ulitzer Prize winner Sharon Olds' *Stag's  
Leap* and the selected works of Elizabeth Bishop.

Eleanor Goodman's Poems translated by Zhou Yan

#### OMA'S TESTAMENT

When I lost my eyes,  
I learned vision is a passage  
of billowed silkscreens  
covering the thousand doors to truth.

When I lost my friends to the war,  
I saw we never loved  
ourselves enough, fearing  
the judgments of strangers.

When I lost two tongues  
to a new country,  
I wondered what man  
had ever been convinced by my words.

When I lost my children  
because it hurt them  
to see me, I knew  
they had grown strong without me.

When I lost the will to eat,  
I was glad.

When my bones loosened,

I could not see, could not speak,  
there was no one. So this life asks nothing  
of the dead, and the dead ask nothing of it.

### 奶奶的遗嘱

当我失去双眼，  
我明白了视觉是一段  
鼓涌的丝屏之旅  
遮蔽千重通往真实的门。

当我把朋友输给了战争，  
我看到我们从没有  
珍爱自己，总担心  
陌生人的看法。

当我为一个新的国土  
失去两根舌头，  
我疑惑什么人  
曾被我的言辞说服？

当我失去我的孩子们  
因为看见我  
伤害他们，我知道  
没有我他们已长得强大。

当我失去吃的意愿，

我高兴。

当我的骨头酥松，  
我不能看，不能说，  
没有一人。所以这一生不向死人  
要什么，而死人也不向它要什么。

### DRESSING

Years after the burden  
of two babies

my mother gives her nakedness  
as a gift—

a porcelain statuette,  
not statuesque, but

matronly, a Mayan  
idol—her single breast is a white teardrop

on her belly. Flesh-shadows  
and faded hair, spidered stretchmarks

she blames on me,  
jokingly. To have this figure

穿着

after what she's been through  
is no disgrace, someone might say,

and she does. Even a daughter is an intruder.  
Her body like her love

too easily overwhelms us.  
I watch her

appraise me—  
we have the same bones—

a warning of what will come  
from putting

in an empty house, nowhere to go  
and no way to fight

the body's slow disintegration.  
The old desire

to disagree is gone.  
Now what is left—her, this

flesh, my hands  
helping her into her slip.

两个小孩的负担  
之后多年

我的母亲给出她的赤裸  
作为礼物—

一尊瓷器小塑像  
并不修长端凝，而是

主妇样，一尊玛雅  
神像—她的单乳是一滴白色的泪

在她的肚子上。肉体—投影  
和褪色的毛发，蛛网状的萎缩纹

她责怪我  
打趣地。有这样的身材

在她所经历的之后  
不是耻辱，有人或许会说，

而她就是这样说。即使女儿也是一个闯入者。  
她的身体像她的爱

太容易让我们不知所措。

我观察她

打量我—

我们有同样的骨头—

一个警告

在一个空房子闲晃荡

会有什么下场，无处可去  
无法去斗

身体的缓慢瓦解。

与人争辩

的旧欲已去。

现在留下的—她，这

肉体，我的双手

帮她穿进她的衬裙

On Vacation in Vermont, My Father Foresees His Death

He brings me a will scribbled on yellow legal paper.  
Blood prophesy runs in the family—  
in glooms of tea leaves  
he sees himself swerve,  
a child or an animal  
in the road.

*on the way to the KarmeCholing*

A lone crow calling  
after dark when daybirds  
have no business being awake,  
the graveyard on the hillside  
overgrown.

Protective by instinct and duty,  
tonight fear radiates from his body,  
it infects the air,  
and he wants to go inside to the light.

*don't let your sister take the house*

The moon is an unmoored eye.  
Parasites feed on his marrow.

*crow*      *crow*      *crow*

It comes at night,  
with the charcoal of snores  
from his room,  
steady, stopping, steady again

在佛蒙特度假时，我父亲预见了他的死亡

他带给我潦草写在黄色横格纸上的一份遗嘱。

血的预言遗传—  
在茶叶的阴郁中  
他看见自己突转，  
一个孩子或一只动物  
在路上

去往噶瑪巴的路上

一只孤单的乌鸦叫着  
在天黑之后白日之鸟  
没什么事要醒着  
山边的墓地  
杂草丛生。

因直觉和责任而有保护性，  
今夜恐惧从他的身体发散，  
它感染了空气，  
而他想进入去往光。

别让你姐姐夺走那房子

月亮是一只解缆的眼睛。  
寄生虫靠他的骨髓养活。

噶噶噶

它在夜晚来，  
伴着从他的房间来的  
鼾声的碳黑，  
平稳，停下，又再平稳

## Mangosteen

It must be the same, the peel unyielding and dark like cracked leather, the flesh musky, unpleasant, with a whiff of iodine or dry stone. The word doesn't say it. In a book of love poems someone else wrote, a drop of acid eats through the page to the past, to that young teacher, two years before—Jolene, she called herself then. She laughed when I tried it and the taste burned on my tongue. Mangosteen, richer than persimmon or wet-eyed longyan, rarer than jinfoshou, the bitter Golden Hand of the Buddha. A study of tongues, a lesson: heat, market, barter, eat. Speak, touch, taste. And that poet, did his lover give it to him, the one he met in a bath in Beijing, fine-boned with delicate hands? Fruit and tea in the morning, after dark, after dancing. Context is all. The word arrives like the friend of a friend I'm putting up for the night. The tongue's memory fails, one of the body's countless betrayals. But I remember the taste isn't like mango, tropical but never "peach and pineapple" as Webster's has it. She called it shanzhuguo, a naming, while whole other worlds went unspoken. Is this what we mean when we say the meaning of things?

## 山竹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果皮坚硬色深像裂开的皮革，果肉麝香味，令人不快，有一丝碘或干燥石头的感觉。那词并没有这

样说。在一本情歌集中，别人写道，一滴酸会咬穿通往过去的纸页，通往那年轻的老师，两年以前，那时她叫自己茱莲娜。我尝它，那滋味在我舌头上灼烧的时候她笑了。山竹，比柿子或水汪汪眼的龙眼更浓郁，比金佛手，更苦的佛祖金手还要稀有。各种舌头的研究，一个教训：热、市场、物物交换、吃。说、摸、尝。而那个诗人，他在北京的浴场碰到的恋人，秀骨纤手，把它给了他？清晨是水果与茶，在黑暗之后，在舞蹈之后。情境既是一切。那个词语出现，就像我让临时过夜的一个朋友的朋友。舌头的记忆失败，身体不可计数的背叛中的一个。可我记得那味道不像芒果，热带的但绝不是韦伯词典描述的“桃子或菠萝”的味道。她叫它山竹果，一个命名，而所有其他的世界都噤口不言。当我们说事物的意义时是这个意思吗？

Eleanor Goodman is a writer and a translator from Chinese. Her work appears in journals such as PN Review, Chutzpah 天南, Pleiades, Cha, and The Best American Poetry website. She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is year she will be a Visiting Scholar at Beijing University on a Fulbright Fellowship. Her book of translations, *The Selected Poems of Wang Xiaoni*, is forthcoming from Zephyr Press.

## 岛屿柠檬和世界鳗鱼

——简谈哈利·克里夫顿与当代爱尔兰诗歌地理

包慧怡

说起当代爱尔兰的诗歌写作，一个糟糕透顶却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何为“爱尔兰”诗歌？它必须以爱尔兰语写就，还是包括英语？如果一名诗人用爱尔兰语写作却出生于北爱，他还能否被称为“爱尔兰”的？若他以双语写作且生于爱尔兰共和国，其家族却是世代支持《联合法案》的亲英新教徒，这是否使他比一个写英语的爱尔兰天主教诗人更不“爱尔兰”？叶芝不懂爱尔兰语却是凯尔特文艺复兴之父，受益于十九世纪末大量新近译自古爱尔兰语的神话、史诗与民间传说，他以个人独特的灵视法为彼时“民族文学的软蜡状态”塑型；希尼生于北爱贝尔法斯特，1972年移居都柏林前常年任教于英属贝城皇后大学，英国评论界却一早就将他立为至少是想象中的“爱尔兰经验”的代言人，而他同时是古英语第一史诗《贝奥武甫》的译者；到了当代最活跃的一批杰出诗人诸如保罗·莫杜、埃蒙·葛雷楠、哈利·克里夫顿、伯纳德·奥多诺那里，情况更加复杂，他们多用英语写作，定居或长期居住在美国或欧陆国家，背负着向非爱尔兰读者介绍本国诗歌传统——其自由与焦虑，变迁与现状——的无形压力。自然这也为其中一部分人提供了重新自我塑造的机会，一如叶芝一系列新的诗学理论最终成形于美国巡回演讲，展

示的压力能覆舟亦能载舟，在做得好的诗人那里，我们往往能看到世界经验与岛屿经验（“岛屿”一词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义项是“固步自封、偏狭”）的双向反刍，如同：

变着形，一个在另一个体内，

雌雄同体，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  
属地方的，属宇宙的，

阅读自身，在鳗鱼之书中（——克里夫顿《鳗鱼》）

哈利·克里夫顿（Harry Clifton, 1952—）在这一类爱尔兰诗人具有尤为丰富的迁徙经历。早年在南非和越南的难民营工作，在柬埔寨和泰国追随禅宗师父求道，中年后在巴黎定居长达十年并于近年重返故乡都柏林，羁旅与辗转并未在他的诗中表现为外在的地理志，而是冷凝和结晶成一种流动的精神版图，在那里，戏讽与怀疑，温情与悲悯都是同样克制的：

所以在黎明前醒来吧，独自吃早餐，  
想想你为何来此……  
……灵修大师萎缩  
成皮囊与枯骨，一言不发等着你  
在佛之中立国，金黄且中空，  
来自内空间的微笑，超越灾祸  
朝向一种古老的喜悦……

……好为了众生之福

重建那神秘，并从屈辱中复生  
不涉政治之物，齐齐跪地  
在僧侣与喇嘛，滋生潜流的联盟里——  
为了《时代》和《生活》的闪光灯摄影师。

犹大有别的背叛。(——《托马斯·默顿之死》)

这里有一种几难承受的破灭之痛，一项灵性求索事业的破产。尽管克里夫顿向来警惕凯尔特诗歌传统中喷薄抒情的一面，谨慎地将这首诗约束在继承自华兹华斯和马维尔的工整花韵之中(abcabddd)，抛弃了第一人称以维持审视的距离，那浑浊的破灭感却依然尖新：娑婆世界又称“堪忍”，到了不堪忍受之时，便是庄严时刻，若说此诗的叙述者是无神论者，那却是个自始至终渴望信仰的无神论者。青年时代的克里夫顿一直视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为自己的精神胞兄，后者是二十世纪神秘主义思想家中剑走偏锋的一员，身为天主教熙笃会特拉普派僧侣却致力研究禅宗、藏密、耆那教和苏菲派，其自传《七重山》影响了一整代二战退伍兵与青年学生加入北美各地的修道院；晚年云游亚洲，在印度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和恰哲仁波切，1968年在曼谷触电身亡。同时，默顿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前往泰国之前，默顿的阴影已在克里夫顿的诗作中闪现，泛宗教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爱尔兰精神性的表达出口已被克里夫顿多次审视并部分否决过了，恰如他在一次题为《未经锤炼的良心：爱尔兰诗歌中的欧洲》的讲座中所言：

“在爱尔兰，我们看似一直居于基督教文明中，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基督教的时刻，一边被古老的凯尔特神祇包围——已被选中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另一边则是古典神与

古典英雄，现代爱尔兰诗歌带着一种复仇的意图选中它们，而它们实际上只是我们世俗的人文主义背后那些力量与本能冲动的别名。”

在叶芝那里，一句颠扑不破（也是他最爱引用的）赫拉克利特名言是：人类和神祇永远在“死着彼此的生，活着彼此的死”；在叶芝以后，乃至晚期叶芝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爱尔兰现代性主体的纯粹是人类之生。既然古老的神祇已死，或至少不再能被可信地召唤，他们在一系列重要的爱尔兰现当代诗人中如此迫切的在场又是怎么回事？奥斯丁·克拉克、保罗·莫杜、帕特里克·卡瓦纳、迈克尔·朗利、晚期的希尼……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克里夫顿称他们为“步入了维吉尔之疆”的诗人，一旦天主教的精神理想在二战后的爱尔兰——甚至早在二十年代爱尔兰独立战争之后——遭遇实质上的破产，这些“歌唱者”便选择“尽情沐浴在古典世界的光与笑声中——神祇作为一种糟心的东西被嘲笑……籍着诗性的超脱之名”。帕特里克·卡瓦纳的《史诗》是个中范例：

我打算  
在巴里洛西和戈廷失去我的信仰  
直到荷马的幽灵来我耳中低语  
他说：我以这些吵吵嚷嚷的当地人为材料  
制造了《伊利亚特》。神明们制造自己的重要性。(——《史诗》)

在克里夫顿看来，古典万神庙对现代爱尔兰诗歌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将区域的、地方的、个体的感情与境遇普遍化：

不再是地处欧洲极西、人称“冬境”的海波尼亚岛（爱尔兰的拉丁文旧称），而是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觥筹交错的巴黎、罗马、威尼斯，人人可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老欧洲；不再是淌满血与汗、手足屠杀手足、历史的新仇旧恨错综纠盘一如其荒凉泥沼上的野生石楠、疼痛的记忆历历如新的爱尔兰（克里夫顿在去年出版的新诗集《勒马上尉的冬眠》标题诗中漂亮地清算了这一主题，以他惯有的隐忍），而是抽象的、疏离的、在共同继承的古典传统中获得了必要的审美距离的欧罗巴大陆——从被真实居住的、过分拥挤的边缘，来到适用于普遍想象的、空荡荡的中心。克里夫顿对这种诗歌精神维度上的迁徙，一如他对自己多年来漂泊羁旅的物理迁徙，所持的是一种一半犬儒、一半耐心接受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在一首题为《柠檬》的小诗中得到了隐喻的表达：

所有的柠檬都起于绿色，所有的柑橙。  
我们的，爱尔兰灰光孕育的果实，  
冬日转为黄色。同时，整个十月，  
  
在高窗中，比人类还要高，  
道成肉身的欢愉，忤逆季节的逻辑，  
继续成熟着。缓缓地，随着冬至将近，  
  
浸透于冰冷的月光，当这株小树  
自授着花粉，像一宗私人神迹  
隐匿于玻璃后，躲开一个正在崩坍的世界，  
  
独自向南去，越过贫困与死亡  
奔向无限的黄色……

他们已在  
贩卖他，在西西里诸广场，  
  
比白送还便宜，当太阳升起  
穿过此刻的纬度，攫住不设防的我们  
在一月的背极，仍在等待，

在从不会升得比自己更高的日子里  
切开它，索取香味，沿着威士忌的  
纹路，琴酒与保健饮品虚假的升华。

这是一首由北向南之诗，由边地到中心之诗，由寒带到温带之诗。柠檬的旅程始于私人的、神秘的、珍贵而不可言说的、有悖逻辑的、自给自足但却“正在崩坍”的地域，终结于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廉价且可被肆意评论的、逻辑至上的、依赖中介却坚不可摧的领域。然而终点丝毫不比起点更真实：假萃取之名，终点实际上剥夺了徒劳守候在起点之人的具体鲜活的经验。柠檬作为一个不完美的圆，多汁而酸涩的球体，一年中最后的纯净黄色的凝聚者，始终是克里夫顿钟爱的一个神秘意象，他曾在一次朗诵会上提到自己种在都柏林家中的一棵小小的柠檬树。黄色是克里夫顿为自己选择的颜色，在下面这首关于原初记忆、致力于提纯个体经验的小诗中，黄色几乎获得了造物媒介般的神圣：

我盘坐下来，见到了与眼齐平的  
黄水仙，光线正筛过它们。

从前也发生过一次。

我正在出生，那儿有黄光，

无法定义，但绝对纯洁，  
使一切熠熠生辉……

……它繁衍着  
无穷无尽。但绝不重复。

春天进入。它又开始建造自己的窗户  
可被看见，却无法透过它看。(——《黄水仙》)

每年二月底三月初，我都会在家门边的土坡上和树根下看到漫山遍野、明熠灼目的黄水仙花海，这种耐寒、花期长、无论单瓣重瓣都一样优美而生机勃勃的植物实际上已成了爱尔兰早春的计时器，比国花三叶草更为人们所爱。在这首纯粹岛屿之诗中，黄水仙变作眼睛和窗户(倒数第二行的“它”亦可解为春天，而黄水仙早已成为岛国春天的化身)，连接着此在世界与看不见的彼方，即使那是个自始至终隐形的彼方。这种和解式的温柔独见于克里夫顿献给故乡的诗篇，虽然并不是遵循浪漫主义状物诗的抒情传统(可对比华兹华斯的《黄水仙》)。

事实上，作为精灵与矮仙、竖琴与风笛之邦的，在史诗与神话的广度和深度上唯一可与希腊媲美的(欧洲范围内)，说着淙淙泠泠、语法优美的盖尔语的，人称仙境或翡翠岛的老爱尔兰是浪漫主义想象力最后的停尸房。一个持久有力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共同打造的“爱尔兰迷思”是：爱尔兰代表纯净的、天真的、未经文明败坏的、民族特色的，欧洲大陆

则代表朽坏的、经验的、老道的、普遍的一切。正如克里夫顿任国家诗歌教授时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所说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凯尔特薄暮’式的抒情传统——或其他任何抒情传统——腐烂得更快，假如它执意要抽去自己的智性脊柱。时至今日，爱尔兰诗歌仍想维持这种对其抒情自我的认同，于是，它将思考的那部分自己驱逐出境，去欧洲老城的沙漠里完成工作。不过，我们历来是一个将复杂的问题送去别处的国家——无论是性别的、经济的，还是诗歌的、精神的——如是就可以不再去思考它们。”的确，为了保存这个如梦似幻的、催眠式的、田园情调的迷思，抒情的爱尔兰一次次放逐了智性的爱尔兰。当帕特里克·卡瓦纳于1952年发起对这一迷思的全面批评时，他遭到了来自国内主流诗歌界毫不留情的抨击。《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时期的乔伊斯本质上是个智性诗人，其唯一不变的主题是现代城市，贝克特从来都是，晚期的叶芝也是——就一个国家诗歌精神的两个维度先后体现在同一人身上的程度而言，叶芝不愧是爱尔兰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还可以加上肖恩·奥凯西，他们都在真正的成熟期到来后移居国外，终身未返。表面看起来，只有叶芝仍与都柏林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岛屿经验一直静静卧在他们后期作品的深处，挤满尘埃却仍微光灼烁，无可奈何却也饱含着并非感伤主义的柔情，一如克里夫顿在巴黎写下的这首回忆外祖母以及自己在西爱尔兰乡村渡过的童年时光的风物之诗：

……我至今无从想象，  
将世界浓缩为微观宇宙。水滴，  
蕨类的叶子。在我靴底吐着泡沫，  
咽喉里的钩子，马尾藻鳗鱼的

死结。它正托举着  
那些距离，纯粹想象的空间  
超越仅是局部了不起之物  
干净一如田野的纵深。

.....  
我们是如何

到达此地，在这航海状态中

“温暖潮湿的冬季，凉爽湿润的夏季”

我们的房屋是这样充满卵石、贝壳与鸟鸣，

还有防风灯，掷下巨大的阴影，

钙化的鱼，风干的热带种籽

无法破解，带着海洋之力

是洋流携我们到来？阴影，阿延黛婆婆——

即使在那时，我也被自己失落的来历吓得不轻。——（《洋流颂》）

克里夫顿的外祖母劳拉·阿延黛来自智利，如同记忆中洋流的动向，这首诗的视角也是站在岛屿岸边，想象回返入更广阔的世界。假如一切真正的溯源只可能发生在想象中，那么，《洋流颂》末尾再度出现的鳗鱼——随繁殖需要而变更性别的、热爱迁徙的、一生一世蜕着皮的洄游生物——则是关于当代爱尔兰诗歌，乃至世界各地的侨居诗人及其诗艺的一个不俗的隐喻。

“阿延黛婆婆，你究竟来自何方？——”

一条鳗鱼扭动。本能告诉我

随它去吧。冷血地，让它融化在

自身的元素中，一份幼鳗的记忆，

绝对别处的纯粹吊篮，  
史诗或传奇，为了再度重返。（——《洋流颂》）

2013-3-24

## 温柔的导游：我读臧棣的《洞察力学丛书》

流禾

反复读《洞察力学丛书》，对我而言，是个美妙又残忍的体验。仿佛在阅读之时，不时遭遇甜蜜的针扎。而这瞬时的刺痛并非由词语的闪电带来。刺痛我们的，是诗的空间中如巨浪扑面而又了然无痕的时间机器的齿轮。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写即是上山，一种旅行，但我很难想象，当一个读者在诗的起首读到“上山的时候……”时，会乏味地把它读做一种对书写的隐喻。事实上，一个逻辑理论构造的阶梯教室与感官体验所率先进入的那个空间，有着难以忽略的时差。更多时候，理论只是从外部描述了它。我的意思是说，读诗是一种轻松、即时、自愿进入的享乐，而对诗的评论则是一种潜在的对它的摆脱。

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一首诗是一次历险，其写作本身，紧张、激烈，更具危险性，它绝不仅仅意味着对精神的解放，更重要的，它首先是对自我的解救，诗在更大程度上，乃是被缚的自我的呼吸之地。

所以，一方面是闲适、享乐，另一方面是焦虑、渴望和决心，它们寓于同一首诗之中。我的看法是，这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时间。——或舒缓或陡峭的时间，重叠成旅途上的叠障。同时，这一顿一挫的节奏也许会刺探到某位或许的旅途中的写作者。

那么上山时，这个旅途中的写作者，在欣然于风景的间歇，或许更有可能去探测诗歌中那少有人径之地。比如，很可能，仅“上山”一词就已让你想到古典传统中的登高诗、

游仙诗、怀古诗，或许还有行吟诗。

但一首诗得以成立，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仅仅在于写作“此刻”，这“此刻”正是由洞察力带来，从更根本上讲，有时洞察力就是诗歌本身，而所谓丛书，是让你反复进入的邀请和装置。

在我看来，《洞察力学丛书》中存在着至少三重时间。作者写作的“此刻”，是一首诗之所以成为一首诗的时间，我刚才已提到。第二重时间是作者追忆的过去时间。第三重时间，是读者阅读的时间。但这些时间，其实是通过某种情境呈现给读者的。比如第一重时间，作者通过塑造了一个声音温和的导游与我们展开对话，是一种对话情境。第二重则是登山的情境。第三重时间，作者将读者拉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并扮演了一位不乏可爱之处的伴侣。应当说，第一重时间里的声音有着某种中性的感觉，即不拒绝又不冷落，其字里行间闪烁、滑动着，在一般读者看来或许是游戏般的文字翘翘板。它被安置于山顶，作为一个行为艺术装置，供游人似是而非地臆测、拍照、留影。——它顶多有狡辩之嫌，但不致引起读者反感，并不妨碍旅游者继续浏览的兴致。

这里还值得说的是，作者在构句上呈现出的方法。它巧妙地连接着两重时间，通过潜在的对话，去引领那位可能的旅行中虚幻的写作者。比如，作者写道：“霜红的山楂里/有天堂真酸呵。”它既是在对猎奇者进行一种味觉指引（应当说，味觉比视觉更具深刻性），也可以是对潜在的对话者的暗示，甚至还有趣地模仿了对方对自己或许酸腐的揶揄。

之后，作者由“怕酸”之“怕”，而非常顺畅地引领读者进入日常生活。这时，你再看“爬山”与“日常”，——仿佛翘翘板的两端。你可以说爬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次提炼，也可以说日常是爬山所不得不面临的回归。这种恍惚的状态，

或许可以用“怕酸”来定义。

此时，诗歌越写到后面，越走向日常，而表达也越发清晰起来。作者讲到了日常生活的道德感，不，应当说是获得天然道德感的日常生活。——正是对这种天然道德感的异议，才是诗歌产生的真正原因。在接下来的几行中，作者写的非常精妙，仿佛险境中的胜景，灵活而生机盎然，由“婚姻到名声”的转换，再到“心声至新生”的萌发，一种受诗歌召唤而蓬勃的形象跃然。

接下来的几句，作者由日常生活的絮述，捎带着与旅行中的写作者聊了几句。或许，相对于诗歌而言，日常生活的僵化、不可修改性，正对应着已成为砖块的小说；而诗歌不存在僵化的问题，它更像是珍藏着簇新呼吸的精致的山顶古瓮。作者在此的一个用词，我认识十分精妙，就是“间谍”二字。它潜在的与诗歌本身构成了某种对抗关系，是对诗歌观念的某种纠正，他说诗歌要“向死而生”。而紧跟着作者又写到“烙印”、“孤独”，寥寥两个词，将我们置入到某种酷刑之中，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在流放地》中的杀人机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烙印你不孤独”一句。这句诗，与之前的“霜红的山楂里/有天堂真酸呵。”有异曲同工之妙，既像是在对象征着压制力量的烙印进行反讽，又像是在对置身危险之中，遭受酷刑考验的写作者进行鼓励。

接下来的一句，我感觉是作者对那些猎艳的观光者开了似是而非的玩笑，当然也是一种反讽，同时又像是在给潜在的写作者提示一个看法，即“自然”在诗歌中所起的“旁证”作用。这时我们再看后面的句子，猎奇者已齐聚山顶，正张嘴凝望着辉煌的落日；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此时的落日更像是一个不断被抽空，下坠的洞。而作者的口吻并不像我此时这般粗鄙，他写下这些句子时是那么轻描淡写。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作者通过写作首先解决了他的问题。他背着难言的巨石登山只是为了在山顶把它滚下去，所以作者越到后来越感轻松。你看他写道“无限好浑圆你\偏爱积极的意义。”可我读到前半句时，一种轻松感让我迅速做出以下读法：一、无限，你好浑圆。二、无限浑圆，你好。三、浑圆，你无限好。当然，这一句及前面一句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化用，但它明显洋溢着一种轻松、愉悦，而非原诗的无奈。

诗在最后的结尾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作者像是把读者装扮成一个日常生活中安排着饮食起居的伴侣，对她进行着不无爱意的调侃，同时，又像是一个招摇着旅行团小旗的导游，在向游客们说笑着他的旅游经济学。

2012.05.19

附：臧棣诗《洞察力学丛书》

洞察力学丛书  
臧棣

上山的时候，还能分辨出  
好多个瞬间。再慢一点，就可能赶不上  
时间的礼物了。群山参考世界？  
还是世界参考过群山？你试过用原型  
宽恕现实的鸿沟吗？把空间作为一个回报，  
你的感觉是不是好点了？极端的缤纷  
美化着起伏的情仇。霜红的山楂里  
有天堂真酸呵。是的。不怕酸果子，

才会理解这蘑菇肉汤为什么如此好喝。  
白馒头白得像现状，婚姻的分水岭  
冻结了纯洁的暴力。给困境上一把锁，  
镜子就会科幻好几个小时。除了名声，  
心声就不能鹊起吗？新生鹊起，  
不是也很形象吗？这么多小说  
都翻烂了，怎么就不能间谍诗歌了！  
向死而生，烙印你不孤独，至少它不孤独  
你需要一个自然的旁证。落日正在辉煌  
一个抽象的仪式。无限好浑圆你  
偏爱积极的意义。可否评估一下，  
把世界观洗干净，你究竟需要多少泡沫？  
或者直接点，你打算付多少钱？

2008.10

## 访谈 Interview

琳子：突然写起“传说中的诗”

### 1. 你写诗的动力是什么？

我写诗的时候是在 2002 年夏天，当时 35 岁。我写诗是因为电脑，我是那种很早就玩电脑的人，连最早的 386 都玩过。但开始玩电脑并不写诗，就是玩光盘游戏，我曾经用 20 多天的业余时间独自通关 DOS 系统下的《仙剑奇侠》，接着玩风云，后来又玩古墓。写诗是在上网之后，玩了古墓就不再喜欢任何一种游戏了。就聊天，因为聊天需要想一些才气十足的短句子和人逗趣，就迷上了捉写短句子，直到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这些短句子就是传说中的诗，这才开始关注诗歌行业。

### 2. 有没有感觉到非写不可的时候？

非写不可的时候还是很多的。一般都是在很消极很颓废很悲伤的时候才写。振作的时候不写。

### 3. 平时看些什么书？

我喜欢读以前读过的书，百读不厌。比如《希腊神话》、《圣经故事》、《围城》、《简爱》、《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百年孤独》、《三言两拍》、《植物的故事》、《园丁集》、《飞鸟集》、《博尔赫斯小说》。其中《围城》是我收集的书，我有好几个

版本。有几本书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本是小学时读过的《高玉宝》、一本上高中节约粮票购买的《神秘岛》，上了大学特别喜欢读《大卫·科波菲尔》。这三本书对我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影响。写诗以后很多人让我读创作理论，喜欢读《单行道》，读过两遍还想再读，其他的读不进去。在办公室兴致来了则读中学语文课本和三字经。中学语文课本从初中到高中很多版本，三字经也有多种选本。

4. 有没有不想写诗的时候？为什么？

不想写的时候很多。因为在我这里诗是最经不住观察的东西，是最不自然的东西。诗的遮蔽性比任何事物都要强。诗可以毫无节制的加深或淡化某种情绪。诗在我这里是最不可靠的。

5. 你读哪些当下诗人的作品？有什么感觉？哪些诗人的名字你一看就想读？

对当下众多的诗人的作品我没有固定的追逐对象。我只在我收到的一些读本上读诗，读到谁是谁。

其实只要耐下心来读诗，很多诗都能读出感觉，但必须耐下心来，不带功利性的阅读。我说的是耐心和静心。

6. 受过什么诗人或什么流派的影响？

我好像还没有受过别的诗人的影响，这可能和我的无知有关。我一直认为在诗歌这个行业我基本上还是无知的。我连诗歌界的知识分子还不是。我排斥流派写作。

7. 读过朦胧诗吗？

不能说没有读过朦胧诗，因为我给学生上课还讲这些诗呢。不过朦胧诗这个说法我不赞赏。

8. 90年代诗歌对你是否有影响？

没有影响，因为我在写诗之前对诗一无所知。虽然我写诗之后也算是入了行，但我始终是对自己的要求很宽松，只喜欢写，不喜欢研究诗歌的历史、技术手段和技术分类。

9. 你觉得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与80年代或90年代诗歌有什么本质区别？

本质区别在于诗歌更本真，更接近一个人的内心。我认为现在的诗是不言志的。志不是个好词，志是方向、目标、位置，是志向、志气、意愿。是外在的多一些。好的现代诗已经脱离了志当存高远的那种空泛式抒情。好的现代诗更多体现在人性方面，人性不存在合理合法等论证关系，只有揭穿和发现，无疑这种揭穿和呈现是疼痛和艰难的。所以，我不喜欢有人把理想生活称之为“诗意的栖居”。“诗意”这个词语在现代诗歌的写作层次中也是艰难和疼痛的，而任何一种疼痛都让人悲伤。诗歌的写作动力和魅力在我看来就是悲伤因素。

10. 诗歌之外的人物事件你是否关注？是否影响你写作？

会关注，但一般不会影响我的写作。

11. 你对当下诗有什么总体看法？

没有看法。因为目前我还没有能力去把握当下诗歌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在这方面我是狭窄的，但我不盲从。

12. 写古体诗吗？（有什么不同感觉？）

不写。也看不惯别人写。

13. 读不读翻译作品？国外诗人和作家喜欢哪些？

很少读，因为不相信译者。我只喜欢马尔克斯。

14. 最初为什么写诗？还记得第一首诗吗？

我不记得我的第一首诗，但有个叫大学同学记得。他也写诗，以前叫秦学昌，现在叫梅花驿。我对外宣称我是 2002 年 6 月写的，我这个老同学于是就给我邮箱发过来一首小诗，说是在 1986 年的一本《斯达》油印本上发现的，作者名字叫张琳。张琳就是我。所以，我同学证明我大学就已经写诗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我是 2002 年 6 月开始写诗。因为那时我真的不写诗，即使有这么一首也是逗他们写诗的玩。哈哈！

15.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以前总是说 2000 年开始写诗，后来一个老朋友突然联系我，我才想起以前也写过，她还帮我发过几首，所以应该是 1989，没必要坚持错误记忆。你什么时候开始发表诗歌？

发表诗歌是在 2003 年《北方文学》，一个叫赵亚东的小我十几岁的男孩子给我推荐，只是当时把我名字写成张林了。第二次发表就是 2004 年的《作品》。

16. 你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对你的写作有什么特殊影响？

我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对我的写作有直接影响。我出生一个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人口大家，我刚听懂人话的时候门口就有人给我叫“四多”。我胆小，懦弱，自卑，倔强，反叛，从不和别人玩耍，喜欢溜着墙根走路，上学也是坐在角落。没有人和我玩我也不屑和他们玩。对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充满戒心，这让我十分孤独，从小都孤独。但我又很善良很宽容。我能理解天下所有的不幸。并为所有的不幸祝福。

17. 除了诗歌你还写什么？除了写作还有什么其它爱好？

还写童话、随笔。偶尔写一点评论。在博客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爱喝茶，爱听戏；爱逛街，爱买新衣服。爱打太极拳也爱睡懒觉。爱给别人照相不爱给自己照相。爱缝纫，经常把新衣服弄成旧衣服，又把旧衣服弄成更旧的衣服。爱厨房和油烟。爱画图。

18. 诗歌在你生活中排第几？

应该排第三吧。第一我喜欢做好吃的，比如做酸辣泡菜、手工面条、卤牛肉、烙饼等等。第二喜欢到大街淘衣裳，尤其

是淘那些时尚的，反季节的棉布衣裳，即使不合我的身我也要买到家里收藏起来。买到一件符合心意的手舞足蹈，高兴好几天。第三才是写诗。

19. 如果以后不写诗了，你会去做什么？

如果写诗过于伤神的话我会自觉不写的。不写了就多画画儿，或者做棉布手工，或者在大街租一间门面房，专卖卤牛肉和泡菜。

20. 你最喜欢你自己的那几首诗？为什么？

我最喜欢我的童话和图画，不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的诗写着写着会让我不开心，写着写着自己就很无助很落魄地哭起来，以至于红着眼睛不敢出门。而很多时候我是希望自己开心的。

(明迪 2012年9月提问)

琳子简介：中国河南女诗人，诗东西第二期介绍过她的作品。  
Lin Zi is a Chinese poet living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Her work was introduced in Vol 2 of this journal.



INTERVIEW WITH DUNYA MIKHAIL

BY MING DI

10. I'd like to ask you 10 questions in backward order if I may. What's your new book about?

My new book is going to be out this year in Arabic from Mesopotamia Press in Baghdad and then next year in English from New Directions.

9. Your first book was very “political”, so to speak, about wars in Iraq. But it has a very ironic tone and a sense of humor that's rare in women poets' writing. I always get into debate with poets in China on how much poets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nd how we deal with the topics in our writing. I'd like to hear your opinions on it.

I don't know if my poetry is really "political." Like other poets, I respond to politics or poli-tricks with images, stories, and other tools of art. Living in Iraq for some 30 years, however, politics interfered in my life to the extent that I could not ignore it. The governments in the Arab world do not deal with the published word as "opinion" but as a "performance" with consequences. The words have such heavy weight that may end your life in some cases or send you far away from your birthplace. You move looking back to the familiar city which will soon leave you, like Eurydice. The "here" and "there" get mixed in your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 You move making drifts; you touch your loss but you put it aside getting busy with what you just found.

#### 8. How do you feel being a "woman"?

I don't really know if I have a particular feeling being a woma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times of my life where being a "woman" gave me a particular feeling. The time when my mother told me that they wanted a boy as their first child but then (after having four boys after me) I was "the most special." The time when Iraqi officials told me that I could not go to America for study (despite my admission paper) because "during the time of war, women cannot leave the country to study." The time when I needed a "mahram" or "male shaperon" to accompany me if I were to leave the country.

#### 7. Do you conceive your poems in Arabic or English?

I write first in Arabic and then think of how they would be in English. After writing from right to left, I try them from left to right. Sometimes some lines come in English first. The second or third language helps you with your first. You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wards it, you start to think of it rather than doing it automatically.

#### 6. What's "lost" when your poems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feature of your Arabic writing that you see as a 3rd person reader (or do you ever look at your poems from a 3rd person perspective?)

What's lost in translation is not a matter of my poetry but the matter of language itself. For example, the adverb is stronger in Arabic than in English. We can put a marker (tanwiin) at the end of a noun to make it adverb so I sometimes play with that using words that are not adjectives and not words that are used usually as adverbs manipulating that marker at the end. That sometimes does not work i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you don't always lose in translation. The new language offers you its own features as well so you actually gain sometimes.

#### 5. You've published quite a few books of poetry, which is your favorite and why?

“The War works Hard” represents me the most. But I am always excited about the last poem I write as if I carry an important secret that I can't wait to tell.

4. How is your poetry received in Iraq? Have you been back to Iraq and why? How do you keep in contact with the poets and poetry in your native land?

The Iraqi media has described my poetry as “innovative” but “subversive.”

I didn't return to Iraq since I left in 1995. I don't feel that there is an actual Iraq to return to. It sounds like a dream to me and I woke up. Do you think that I can see the same dream if I go back to sleep?

3. How was your life in Iraq? Please tell me about your childhood and your growing up in Iraq. Did you have, generally speaking, more freedom than people in Iran? What's your religious belief if any?

My book “Diary of A Wave Outside the Sea” may answer this question. My first experience with literature happened on the roof of my childhood's home in Baghdad where we would sleep at summer nights. My grandmother used to tell me animals fables which fascinated me. I asked her for a book of those fables, for I wanted to read them myself and see pictures, but she kept telling me that she didn't have the book, and that they were “just stories tol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and some flies woke me up, I went down stairs to my notebook and started to write those fables my own way, and I illustrated them. My first real poem was written when I was about twelve years old on a ship on the Tigris River with family and relatives. My cousin, who was standing there with me, made a paper boat from that poem and threw it into the river. We enjoyed watching it drift away. In secondary school, I started to think of myself as a poet. I was giving some of my poems as gifts to friends for birthdays and other occasions. In classroom, we would hear the war sirens and the windows would be shaking with sounds of airplanes. The teachers, however, would continue their lessons. War was the norm in Iraq and peace was the exception. My family is Christian. My mother never misses the Sunday mass whether in Iraq or here in America. I believe in poetry the same way that my mother believes in the Bible.

2. How is your life in Michigan? Or how different is it from a regular immigrant from Asia?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Detroit (in 1996), I found the town cold and industrial. Baghdad (where I came from) was hot in terms of weather, poetry, and cultural debates with tea of cardamom. O well, sometimes it was burning with too much wars. Gradually, I discovered the warm corners in the bookstores' cafes in Detroit where I could write and drink my new drink (the mocha). I started to relate to my new town when I was able to go back to my writing. Poetry is able to turn any place into home for me.

1. You've been very successful, published by the New Directions and invited to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s... Have you imagined how you would live if none of these had happened? What would you be doing now?

I would be probably doing the same things and writing same poems. Being published, however, by New Directions is so much of good luck. I am happy to know the people there, they are the best. §

Dunya Mikhail was born in Iraq and moved to USA in late 1990s. After meeting her at the 2012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 at Medellin, Columbia, the interview was done through email.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unya Mikhail, please visit her personal website: [www.dunyamikhail.com](http://www.dunyamikhail.com)

杜尼娅·米克黑尔 1965 年出生于伊拉克，九十年代中期流亡美国，居住于密西根。2001 年获得联合国自由写作人权奖。出版有四本阿拉伯语诗集，第一本英译诗集 2004 年由新方向出版，译者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该诗集获得格里芬国际诗歌奖提名。她的回忆录由同一个译者译成英文，2009 年新方向出版，2010 年获得阿美图书奖。是否是政治诗（战争题材）使她一举成名？提问者想与她探讨这个问题，她回答说她不是政治诗人，而是以艺术手段（意象和故事）来回应政治或政治把戏。在谈到诗歌英译中流失了哪些原作特点时，她谈到阿拉伯语可以用词根把任何一个词变为副词，英语没法翻译出来，但新的语言也提供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并非有所失。

## 2012 年诗东西论坛年选

桑克 编选

### 12 月 (8 首)

#### 悬崖书

王西平

用枝条驱赶一条狗，女儿觉得开心  
她竟然不叫我爸爸，直呼我名。她说平  
然后说，熊熊。熊熊是一只玩具狗，我时常用它来模仿  
一些纽扣的悲伤

窗外，有女儿多次尝试战胜的阴天  
有大雪拉开的旧布单，那是去年拆洗过的秋雨  
还有一棵按树的影子  
搭在弯曲的长椅上

我终于看见了披着牙牙之语的麦场  
和乡下绿色的八角  
因为是眼睛，因为棉布里蕴藏着小剂量的黎明  
女儿骑在 M 的鞍部，要出发了

她随身携带着悬崖书，和便携式风暴  
黄昏很快来临，她的裙子在燃烧  
她是夜晚的制造者

她在黑色的育婴室里  
等待着一双  
成年的眼睛

**坚定**  
无言

有时候我用胶封住自己的嘴巴  
并往脸上敷冰  
还让月光照我。背后必是一条影子  
然后我，不背诗  
我习惯别人背诗以我为参照  
可以背得有上句没下句，哭爹喊娘  
绝食，跳江

在此时，我反对他们的父母把他拉走  
反对时间，在某个日期举行婚礼  
我诅咒所有活着的人  
因为他们，世界变得黑暗  
因为他们，种子只开花不结果

当然。我可以保持沉默  
我以狱窗的玻璃看透世人

**恶魔（外一首）**  
刘频

恶魔和我们  
围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  
他亲切地鼓励我们畅谈理想、未来  
在我们热烈的发言中  
恶魔不时点着头，搓着手掌  
他的声音点燃了马亚加湖边的晚霞  
末了，他深沉地谈起  
他早年作为一个好人的体会

**丑恶向我迎面走来**

丑恶向我迎面走来  
我没有回避，拒绝，或者回击  
我和很多人一样，向他点头，问好  
在同一条路上，我们多次相遇  
在和他迎面相逢的时刻  
我把当年攥紧的拳头松开  
变成礼貌性的握手

## 鼓风机

王征珂

你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树猴  
坐在树枝上，模样孤零零  
纵身上树的，还有亲爱的兄弟。  
上面天，下面地  
歪脖子柳树上站着  
乌拉乌拉的我们。

2012年12月21日之诗

清平

不是一条分界线，不是一把刀。  
看它、不是它，是他们——佯攻的兵士们  
在战壕里打扑克、喝啤酒，为着  
三年前开始的战役纠结，  
感到疲倦和茫然。  
这是他们所不了解的战争。  
三年的长度，短于扣扳机的食指。  
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总攻早已发起，但人民  
有自己的角度——一个点、一瞬间  
全面塌陷的战场，将由淫荡的先知所带来：  
一切先知都代表人民的淫荡，和对  
淫荡的反对——一场灾难。  
三分之一的人民将在躲过灾难的庆幸中死去。  
因为灾难不在他们的手表上  
留下审判的刻度。  
三分之一的城市将把头低到  
地铁列车轮子以下一两米。  
这不是一首无罪的诗——我多想  
对祖国和世界，伪装我内心的丑恶，就像  
无数卑微的逝者在风中一言不发，等着另一个  
世界的阳光来照出他们鬼魅的雄辩。  
这不是一首无罪的诗：我可以把  
脑海里的幻象，拿出很少一部分来  
复制出比互连网上最混乱的图片，更加  
混乱的罪证。它们有

迷人的节奏、罪恶的节奏；它们有一个行星的岩石圈永远无法了解的柔软、邪恶的荡漾。

2012.12.20.

回应  
泉声

又不见南山了。  
你走以后，我在更远的地方逗留。

酒呀，还是要喝高度。  
最好选在空心的时候。

省，可以再省，  
也算是低飞的一种。

像那些坏天气里，村街上的燕子，  
和，小河边的蜻蜓。

再低些，低出一个十年  
飞过直线，也飞过弧。

又可见南山了。也许  
这就是另一幕。

墨公路仿佛一条欲望谷，  
太多的经典在青花瓷里渗漏。

信，与不信。  
左右拐都行，间接到最高处。

等吧，等窗外的雪。  
等卷帘人。等一个灵感突然逃走。

愤怒鸟主义  
杨小滨

不舍身很难，鹌鹑在美景中  
令人心碎，也能聊博一笑。  
愤怒没理由。

天气好就打仗，乌鸦掉落  
就变一场病。比起子弹  
微笑总是更像合谋。  
死也要叫春。

换一种喜鹊惊弓还是鸟样。  
丢三拉四之后，乱枪  
近乎乱伦，揍出更多敌人。  
羽毛美得无用。

奋勇始于欢乐，逗弄鸚鵡  
便横眉怒目，洒一地冤魂。  
却是满肚虚无。

## 11月（1首）

### 墓园

王东东

松树和柏树，繁茂而多；直立着  
带来温暖。这儿，赶走了空旷。  
年轮增大了墓园，将来人挤在  
边缘：但还挣扎着去看那些涟漪。

带来赞叹。不停转悠，却不会  
掉进脚下的土地，索性消失。  
而抬头望天，也不会从此飞升。  
……鸟儿合欢声，倾倒了碑石。

当黄昏降临，本来极少的人  
来不及扩散，天空可会感到逼仄？  
还是兀自梳理发辫？自由自在？  
目光最终落在枝条分叉的地方。

又欢乐又疲惫，如此缓慢的时光  
漫步在梦中，补偿我昨夜的酣醉。  
一个老人拉住你占卜，而几乎  
没人能在这里待上完整的一天。

甚至半天。但，是什么吸引我们  
在金黄的山上迟疑，谈着这里？  
一路谈到这里。在这里遇见一位

朋友，不曾谋面，但熟悉你的文字。

第二次离开这里，胜过初次来到，  
意味着对冥府拥有了某种权利。  
这里放下我们高傲的嫉妒，行走在  
说着俏皮话的松树和柏树间。我想到楷树。

2012. 11. 24.

## 10月（2首）

### 诺贝尔后代

——给京都大学/UC 旧金山的生理学/医学家山中伸弥  
明迪

在旧金山官方养鸡场，你养殖了一批先锋小老鼠  
其中一只很聪明的，你抱进实验室打一针山楂汁

肥硕的身体立马变成婴儿胚胎，未成型的小嘴巴  
哭喊着投错胎好辛苦，你又打一针秋海棠，胚胎

退化成毛虫一样的细胞，在显微镜下绽放，争艳  
你取出来放太阳下细看，细胞们立刻缩回成花苞

重新妩媚地绽放，你捧起来撒到施过肥的养鸡场  
花朵立刻分裂成花瓣，东西迎风招展，眼球一样

滚来滚去，凋谢后直接轮回成花蕾，无心无肺地  
绽开，开成碎片，没有骨血和灵魂，不到半小时

养鸡场已是细胞海洋，涌动起来各个方位都好看  
体型介于植物动物之间，以开花的方式无限繁殖

延伸到太平洋，然后以青蛙的姿态跳上岸，直立  
行走，打哈欠，一不小心说起人话，自报出家门

父亲诺贝尔（遗传学），母亲诺贝尔（实验室）  
名字依次宝，宝贝，宝宝宝，宝贝宝贝，二进制

冲锋陷阵，对陆地和海洋均不迁就，对整个地球  
具有最最先进的杀伤力，不留退路地揭露，批判

抽三星级雪茄，吐乌烟，然后恣意批判烟的香味  
坐五星级马桶，拉瘴气，然后汪洋批判气的体味

然后一泻千里，毫不留情继续拉，然后噼里啪啦  
虚虚实实为马桶解脱，为体气解脱，为人性解脱

花眼看世界，比人类更洞察人性，最后花拥而至  
向最高处一小撮人求爱，匆忙中，脱下一地鸡毛

2012. 10.

暮色

里太白

还是没有想起来。那个说话  
总是阴阳怪气的人。应该有一个名字。  
北京；十月初；暧昧的阴霾  
充满了暗示：那个名字

同样容易让记忆起皱，一如鸡皮。  
曾经很熟悉。是不愿想起？可想不起来  
又忍不住埋怨记忆。彷彿老年痴呆  
不仅仅是一种病症，也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特征。

这一小片暮色就这样在记忆中纠结。  
模糊的影像真实得触手可及；但是仍然  
没有名字。他们排起队，依次走过你面前。  
别误会。不是走过主席台被检阅的那种；而是  
  
在警局，透过一大堆照片，  
他们让你辨认他们所需要的人。

### 9月（1首）

酸梅汤（选一）

湖北青蛙

多年以后的窗户，还积存着祖国的尘垢  
此外更多的植物还将继续成熟，成全害虫。

霎时突然不动，静止，收紧，惋惜，花朵，根茎  
汁水，思想成果不能成堆，许多人品尝到了其中的酸味。

### 8月（2首）

在马克·吐温隔壁（吊古战场）

王敖

去旧宅访问现主人，去古已远——  
隔壁住过一位马克吐温，跟巴尔扎克一样  
堪称文学的雄狮（你说什么），暗淡的光荣把故居

妆成纪念馆里的梦寐，他们都是人类道德进化史上  
持灯的检察官，虽然他一生都以写游记闻名，他投资的  
印刷机让他连续破产（误以为那是互联网），从此地开车西去五分钟

就是伊丽莎白公园，史蒂文斯在那里独坐，觉得不可信的上帝在某夜  
表现甚佳，他埋在几英里外雪松岭的公墓，做伴的是银行家和好莱坞演  
员（他们认识）——

但此诗讲的不是毁灭，亦非对历史的沉思，马克吐温另一边的邻居是斯托夫人，早期无神论者觉得如果有鬼，一定漫山遍野，以万亿计，包括那位半人半猿

像池水与荷叶的阵营，吹起我们这一朵烛光的小花，不用我提醒  
岭上印第安人唿哨着，腾身泯灭于长牙刺入虎腹的瞬间，我进去办手续的时候  
发现此地有巨大的官僚机构，远看就是家乡的市政府，搜身之后我进一步

妄想着我是卡夫卡脑后的奥维德，威猛在微观世界里，如耸肩的狮子  
看到一切表面都是绵延的群山，都是辨别不明的过去，用滑脱的螺纹，  
反转着我的疑问

而我内心的星窟，也有光明的狞厉，犹如静止的雷声竖起  
冰棍儿的银河，我驱车去拜祭史蒂文斯，他对我的撩拨早已失去兴趣

放在海上，苗圃间的风琴，是万千对折的小扇  
岭下的庄园里，恨天亡命的小蚂蚁们，为了世界的局限，陷入不参与轮回的沉默

让我把一切都看淡，西方天上熄灭的，白金的虎迹  
请谁来假设，未来就是它为引力松绑的滑行，与磁力共尽兮何言

## 糊涂

庞清明

半辈子的流水宴说不上烂账  
至少难得糊涂，倘使加载失败  
敬请阎王爷高抬贵手，予以  
去罪释放，以免祸害后代

希绪弗斯滚动石头，芝诺  
盲目追趕脱靶的箭矢：山外的大海  
又涩又咸，信息高速公路拥塞  
膨化的西瓜，货柜被掀翻

马桶被霸占。拾荒者填充欲望的  
沟壑，脚陷尘埃依然仰望星空  
权贵悔不该将香格里拉移植  
以便榨取负离子。适才文火煲汤

俄而横柴入灶，花姑娘熬成  
满脸褶皱的阎婆惜，这叫现世的  
报应：灵魂遭遇滑铁卢，不是  
逢高减磅，而是论斤甩卖——

7月（无）

## 6月（1首）

马蓼花

徐书遐

一株马蓼花，  
拨开青草，给自己安家，  
承接水和阳光给自己，  
给大地。大地的力量暗暗上升，  
一穗穗花  
缀得她弯曲。

她细小的花瓣落了。  
密密漆黑的籽粒，风吹走。  
冬天，马蓼花在冰冻的大地做梦。  
身上的暗黑扩大，  
她更轻，  
扶着虚无的影子。

## 5月（2首）

我的文化生活

桑克

这一周天天上夜班。  
每个月都会轮到——做新闻的不上夜班怎么可以？  
“奇怪，奇怪，奇怪。”  
我不想争论新闻与宣传的差异，  
我不想争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资本主义新闻观的差异。

如果没有戛纳和法网，  
没有哈内克的《爱》和李娜——前者的《白丝带》讲述暴力  
的起源。  
那么文体新闻还剩下什么？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活在我心中已经七十年。  
歌剧院闪电一般地排练关于张丽莉的音乐剧。

以围脖的转贴或者议论与此取得平衡，  
而非简单化地称之为精神分裂，人格分裂，而且还有布罗茨  
基的诗，  
米沃什的诗改编的音乐作品（中美合资）。  
“你这个人不招四六”，东北方言的意思就是“不招调”，  
四六即调，可能与传统的工尺谱有关。

还有更多的好吃的帮忙，  
《舌尖上的中国》与每一个观众自己拍摄的《另一个中国》，  
欲望与真实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

喇嘛升到半空弹奏《流水操》，  
煮咖啡的职称已是正高。

“我是正常的小人物。  
有悲，有喜，有高尚，有粗俗，  
喜欢干净的衣裳，喜欢干净的姑娘，喜欢干净的食物。  
只是比你多了一点儿认真，  
只是比你多了一点儿严肃。”

学者在电视里幽默风趣，  
偶尔讲些实话和笑话，如同郭德刚和王自健，  
电视剧擅长描述宫廷阴谋，  
擅长描述聪明的共产党特工挫败命数颓败信仰坚定的国民党特工，  
电影在吹嘘中偷钱。

非常想在山水与树木之中看见鲜货的人生，  
或者展现精致的猜疑或者才艺：  
表扬是匿名制，批评是实名制。  
在大叔与萝莉之间重建道德的新桥：  
让每个人都舒服。

对待新一代文艺知识分子，  
海军衫和麻花辫需要提档升级。  
大学生的上层在朗诵《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大学生的下层在被窝里安慰自己的精神与肉体，  
或者研究魔兽的政治哲学。

爱国者长得丑，  
说话没有逻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了不得的盖茨比，  
了不起。

趁记忆还没有篡改历史之前赶紧把这些句子记下来，  
趁照相机还没有代替眼睛之前赶紧把这些人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这些文化生活，  
记下来，这些文化人。

2012.5.31.11:05

热带教育  
吕布布

在飞奔的时刻你谈自己受过的教育  
从球场上，一个任意球  
射向淋漓的网  
这种明晦互现的机会是一种荒率。

你注重私下排练  
加强状似傲慢的形象，和忧郁  
在操之中不急，在迷惑中绷紧  
以更好地反弹。

你将反复绷紧身体，绷紧商谈、香烟  
以及忽略了青春的终结、吹出高音的我  
你将全部触及，每当反弹一种  
都有高难度的重复。

在停车时，你说此地的稻田  
信服于水的光彩  
从藤本植物折向的健康，你理解了  
我为什么写作。

天然的美歼灭了理性的所有  
热带鲜艳与原色相合  
你对“绷紧”有了特异的怅然  
开始习惯性反弹——

捷径地反射  
你一点一点地坠落  
直至炙热地区，语言的斑驳达到抚慰  
营造了恋爱的赋格。

#### 4月（1首）

愚人节丛书  
臧棣

放眼望去，还真是  
缺少一个对象，但不是没有问题。

无愧，但不是绝对的良知微妙绝对的心花。  
凡是角色，不涉及生命的  
神秘的美丽，就无法可敬到难忘。  
飞翔即其中之一。人，无论练习什么，  
鹤，都是一个有益的参照。  
人，练习飞进半空中去关上  
一扇属于他自己的门。  
其他的人，则练习去听  
从空中传来的关门声。  
大地上，甚至通往地狱的门  
都已不再可靠。但是一个人的天堂  
仍可以随时被插上翅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要回答  
这样的问题：死亡比聪明彻底，比愚蠢矛盾，  
比真相干净，比可疑更接近可敬。

2012.4.

#### 3月（2首）

一生  
草原广子

晨曦中，他写到晨曦  
世界的裂缝越来越大

长夜里，他写到长夜

稍不留神就被孤独吓了一跳

恋爱时，他写到爱人  
紧挨着心跳的地方是乳房  
他无法区别对待

旅途上，他写到旅途  
苍山悲白雪，慈水挽清颜

梦境，哦，只是在梦境  
他不能写下  
除了那只爱跳舞的蝴蝶

此刻，他写到此刻  
春光溅到脸上  
春光啊多么性感

2012. 3. 21

猛虎行  
沙织

哦，圣母，你用正义强壮的胸脯，  
为被生活折磨、疲乏的诗人，  
造出了照见未来面容的圣餐杯  
(马拉美《花》)

1

一片荒城，赭红的沙丘上，春天焚烧殆尽  
真抱歉，这趟回程，我走得人困马乏，纵然曾有颗冒险的心  
这年月也找不到一片有待开垦的种植园，哪里又有惊心动魄  
的发迹史

黄昏的空气充满伸长的利爪，像从天边撒开稠密的提线  
故居雾霭重重，令人不由地收紧喉咙  
我护住空无一物的旅行袋，你还是像失控的木偶冲上前来

这是场误会吗？你原是等待我的债主？  
画框跌碎，苦心支撑的神话经不住偶来的失神  
仓库和存货都毁了，后代们的脑袋不断膨胀，以愁作枕，这  
由不得人类不发疯

2

万能的姑爷也当不了农民的救星，关于婚姻  
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它让我长出第三只眼，加入异性的角度  
把未来看得更清了；高邈的爱，像草地上逃窜的灰兔，几乎  
是个第三者

两只鹰隼联合作战，攫取便顺手多了（或许也算殿堂的妙用  
一种？）  
你能领悟得了吗？可这升华对我那些不幸的同类，除了落井  
下石，还能做什么？

局外旁观，保持仪态和适当的距离  
假如试图激起生活的波澜，就会如此下场——友谊的调味剂，  
最终变成添加剂  
避之不及；别进来吧，打听罪恶的密探们

3

魔盒中跑出的黑狗为瘟疫守门，庭院颓败  
肮脏的浴盆无人清洗，墙壁迫切需要粉刷，我什么都不吐露  
也无法惠及任何人；除非言谈即热爱，又如海皇后为女儿吹  
海螺

今夜的星体近在眼前，像冰冷的盘子压迫眼球  
遥远星空的仕女图遍寻不着，降落的金星像破碎的湖水和铲  
车下分崩的金刚石  
月亮曾是人们的装饰，放大后布满陨坑，时间烤着溅血的奶酪

撞击的呼声消隐于微尘，游荡的残光随浩劫粉碎  
像怀揣阴谋的蝙蝠，它朝地球猛扇宇宙风；穿行既已无法控  
制，漫长的漂流亦无声

4  
你若不是你，这恐惧将扼杀语言和交谈  
如此陌生的场景，迸不出一丝水响，失忆的疯人迈着诡谲的  
舞步

174

白垩纪又一次驾临？岩石间猛兽四伏，婴儿的啼哭都好过漫  
天吼叫

快恢复你的真面目，擎出深藏的水晶球，醒醒呀——  
你曾有最明净的脸，你手上有我明亮的金字塔，如今为何裹  
着难测的黑纱  
我多么想见你的红头发和白法衣，拉着你的褶裙，在大道旁  
注视归来的小羊

“小小的球体不做假，战火之势席卷，一切已在眼前发生，  
到处是杀伤性武器  
午后四时，等待在大队会计室的家属，将迎来核泄漏的噩耗，  
前线的伤员  
会被洪水围困，弱化成浮木上呆滞的病猫；而你，早被一无所知的骑士，送上村头的绞刑架。”

5

坐在干巴巴的杏树下，我开始冒烟  
一旦介入，任何妙龄女郎都即刻成为可恶的小老头，尽在人  
堆里搜索点火的死神  
她们本来有机会身着蓝衣，在廊柱前轻盈徜徉，与姊妹结伴，  
作神父的乡愁与巫婆的诅咒

手持水仙的花杖，像湖边的驱魔师，倚着海与草的花纹为宇  
宙增光添彩  
何必从纸牌上走来，因颜色浅淡和长久的凝视而自遭冷落，

175

信奉变动不居中的孤独感

唱着“描述夜色的方式有千万，但打开夜色的道路只有一条。”

却像哀哀哭诉，让灯光熄灭的凉亭和石栏回荡几许虚幻的暖意，在花瓣无边凋落的时节

2012.3.15.

## 2月（1首）

### 最高价值

余小蛮

车轮越转越快的今天

哲学是危险的

又一次被表象及语言迷惑

催眠大师——你的争辩已彻底脱离了控制、意志

所以我醒了

我认为我们毫无距离

但我们是硬币的两面

正像我期待在节日复活，而你在节日沦为异教徒

我精心烹饪

享受盛宴

你在欧洲搭建神庙的前厅并如鲨鱼般巡视

你的背鳍如此迷人

你的狂躁也如此迷人

2012.2.15.

## 1月（2首）

年，来了！

阿芒

特別讓大夥儿不放心的是她的  
尾巴。每年我們總要重數一遍

5      4      3      2……

特別讓大夥儿不放心的是  
那話儿会忽然炸開  
化成煙火  
污染天、地

煙，留在大腦  
灰，留在內脏

最高的樓会瞬間耳聾  
最亮的窗会瞬間寂灭

整年被踩下去的矮旁子，会再被踩上

1……

腳

；

特別讓大夥儿不甘心的是她的  
頭。  
从炸開的尾巴生出来

特別讓大夥儿不甘心的是  
那話儿会 365° 旋轉  
吃掉她媽

成为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單一政黨，唯一候選人

大夥儿一边干嘍一边投下  
神

聖  
的  
1  
票

**低调俱乐部**  
轩辕轼轲

为了成立低调俱乐部，我们拆掉了嗓门  
换上了消音器，用声带勒紧了喉管  
像戴了领结，再套上合体的燕尾服  
举着红酒，小心翼翼地碰杯干杯

低声谈五十年前的事情，五十年后的事情  
中间这一百年，我们不谈，一点也不谈  
就像是在真空，我们胸前都挂着氧气瓶  
只有窒息得快受不了时，才吸一会氧  
后来我们向树学习，通过光合作用  
把吸进肺里的毒气和臭屁，都变成了氧气  
戴着树冠的绿帽，伸着绿叶的舌头  
低调到不着调，没有调，只剩下微弱的呼吸  
时代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人声鼎沸的录音  
而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在默片里  
口腔里是哑药，指缝里是解药一片片流失

## 2012 PEW & DJS Awards

### 2012 年度诗东西 PEW 诗歌奖/翻译奖

#### 诗歌奖 PEW Poetry Awards

◆王璞 Wang Pu

简介：1980 年生于山西，9 岁时迁至北京。高中时开始写诗。1999 年至 2006 年在北京大学求学，获文学学士和硕士，期间曾担任五四文学社的负责人，参与组织过北大未名湖诗歌节，组织编辑过《未名湖》等诗歌刊物。曾获未名诗歌奖（2006）和刘丽安诗歌奖（2008）。2006 年至 2012 年在纽约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诗作散见于国内刊物，也有诗歌批评发表在《新诗评论》等刊物上。

部分作品发表于《诗东西》第四期

#### 颁奖辞

王璞的诗，显示了一种严格的诗意的警觉。很多通常藏在诗歌背后的东西，被诗人写进了诗歌的表面。他的诗包含了深邃的讽喻，这种讽喻有老练的一面，也很富于想象的弹性。在风格上，诗人的写作显示了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增强诗回应社会观察的能力，同时也让诗的自我教育肩负起一种批评的责任。

## ◆韩博 Han Bo

简介：1973年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毕业于复旦，法学学士与文学硕士。诗人，剧作者，媒体工作者，著有诗集《借深心》、《第西天》等，2009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现居上海。

部分作品发表于《诗东西》第五期

### 颁奖辞

韩博的诗歌写作奇妙地嫁接了古汉语的突兀与现代汉语的自由，对汉语的表现力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开拓。

## 翻译奖 Translation Award

### ◆范静哗 Fan Jinghua

简介：旅居新加坡的汉语诗人，学者，翻译。

部分作品发表于《诗东西》第一/二/五期

### 颁奖辞

作为英美文学学者，写诗多年的诗人，范静哗以学者的眼光和诗人的笔法翻译了大量现当代外国诗歌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诗歌英译汉树立了一种极其可贵的高度。

## 2012年度DJS诗集奖·批评奖·翻译奖

第一本诗集奖：徐钺《序曲》；袁永苹《私人生活》；王东东《十年诗草》（不分名次）

### 作者简介

◆徐钺，1983年生于青岛，患抑郁症逾十年，写作诗歌、小说、评论等数百篇，出版有小说《牧夜手记》，翻译有尤金·欧尼尔的剧本《长昼的安魂曲》以及哈特·克兰的诗集 White Buildings 和 Key West。在读博士生。

◆袁永苹，女，1983年生于黑龙江省依安县，初中时代开始写诗。现居哈尔滨。

◆王东东，1983年生于河南杞县，发表有诗歌、诗歌批评、翻译作品。目前为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 第二本诗集奖：清平《我写我不写》

◆清平，出生于苏州，1983年至北京读书，1987年毕业留京工作至今。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写作，200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一类人》。

诗集奖：古冈《尘世的重负——1987-2011诗选》

◆古冈，1962年生于乌鲁木齐，深圳大学毕业，现居上海。民刊《零度写作》编辑。曾自印诗集两本，存有诗作千余首。

### 诗集奖评语/推荐语

徐钺的诗，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真实。这种诗的真实基于生活的经验，也基于生活的体验，但更为难得的是，它努力协调了生活的经验和体验之间的离心倾向，它促使诗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接近生存的意义。比如，他的《酒徒自白》，虽然篇幅短小，却深刻得令人难忘。（臧棣）

徐钺的诗歌风格纯净，具有祈祷的性质。在准确勾勒经验纹理的基础上，他善于利用猝然的剪辑、跳转，营造出浓郁的象征氛围。这并不单纯源于个人的文学气质，也包含了某种诗艺的自觉：具体写作发生于当下，同时又与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特朗斯特罗姆等名字代表的传统保持对话，这也为他的文字带来一种特有的时空深邃感。虽然，从最近的作品来看，对于其他风格、体式，徐钺一样可以驾轻就熟，但由于坚持了上述自觉，在新一代青年诗人当中，他独特的位置想必不会被替代。（姜涛）

在徐钺的诗里，有很多高音的歌唱，书卷气的用典，毫不隐讳的自我赞颂。这样的写法需要诗人有双重的勇气，他疏离了诗歌风气中那种振振有辞的，以稳妥低调取胜的常规；同时，也必须面对自身的挑战，因为稍有不慎，高蹈的伊卡鲁斯就会面临无处落脚的诗歌灾难。纵观徐钺这些年的写作，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特殊的方式，这是他写诗能够进展的秘密，也是让他的精神得以存活的实践。我只能描述这样一个场景：诗人的神经长期在自我的熔炉里锻造，坚硬的棱角和质地已经内化在诗歌的声音中，顽强的抒情变成了一种金属疲劳，在即将断裂破碎处，创造出跃过他的诗歌主题的余响和回声，诗人发现跟他对话的，是这个声音里受难并有望获救的人。（王敖）

袁永莘善于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中发掘诗意，大胆、深入而且真诚地袒露内心情感，并上升到普遍的境地。（张曙光）

她以一种热切的关注姿态面对周边的生活世界和日常事务，吟咏关于日常的劳动、交谈、行路、静坐和睡眠。她的诗歌路径是“一条独自存在的小路”。它不是康庄大道，不会有成群结队的人来人往。在当下中国写作界喜好拉帮结派的风气下，这种诗歌是不合时宜的，但对于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来说，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张闷）

王东东的诗常常将他善长的抽象力量与理性的雄辩同一种敏锐的、充满细节的直觉骤然融为一体，对不同的语言与经验界面进行了几近无可挑剔地拓扑式组合。他在当代青年诗歌群体中乃至在这一时代都显示出一种出类拔萃的意志及其创造意义的语言能力。（耿占春）

在青年诗人中，王东东似是最为早熟的一位，曾超时空般领会到诗歌的秘密。然而他也可能是最为晚成的一位。其一，因他“哲学青年”的底色，赋予他足够的耐心与敏感，将人世万物摄入心灵的眼底，又碾拓成更为细致的黄金的织锦。其二，他如稳固的星辰般步步提升着自己，且延续着这一明证：

诗是人类心智的高级产物。(陈均)

王东东的诗里好像存在着一股强大的语言冲力，要将一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引向一种诗的见证。用贵族的身份，还是用平民的身份来见证，是一个问题。而王东东更倾向于以诗人的平民身份重新建构一种诗的见证：这种见证既回应了诗人对现实的思考，也呈现了人与世界的更丰富的相遇。(臧棣)

清平是惯与虚无打交道的高手，精通与之搏击的技艺。他的这些近作以远离的方式切入了这个时代内在的混乱、伤心和悲哀，同时以全副心力在这混乱和悲哀中探索人性的可能。他的义无反顾不断淬炼着他的诗艺，达到了新的高度。(西渡)

(古冈)

三十年来在诗歌界的弄潮风格之外，有一些诗人尝试找到不同的地盘，古冈就是其中一个。古冈试过多种路子，与同代人相比，他把想象局限在感觉中，视野不超出他在上海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几条街道，因为狭窄所以显得别有用心。与同代人在更大范围里的英气逼人相比，他的迟钝诗风反而是犀利的：他直奔主题。上海诗人如何避免江南才子的趣味性，狭窄和枯燥是一个选择，这种类型的写作不会涉嫌欺诈，制造世界至少在语言中十分精彩 的假象。文学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故事，古冈的写作证明，用诗歌代替生活，我们不但不会损失什么，甚至能直接一些。当我们从不着边际的幻觉牵扯回头，发现一个在襄阳路低着头看长乐路的人，他就是古冈。他看见一百多年前的河水一点一点浮出街面，但并不凝结成句子。(萧开愚)

奖励方式：公开或独立出版以上五本获奖诗集

(以上五本诗集已于 2012 年 8 月由美国 DJS 书社和瑞德汉出版社 Red Hen Press 合作出版，中国印刷)

诗歌批评奖（空缺）

### 诗歌翻译奖

诗人/汉学家 Nick Admussen (巫石作品的译者)  
汉学家/批评家 Christopher Lupke (萧开愚作品的译者)  
诗人 Katie Farris (多多、张曙光等六位诗人作品的合译者)  
诗人 Afaa Weaver (孙文波、蒋浩作品的合译者)  
诗人 Tony Barnstone (姜涛、胡续冬、李淑敏作品的合译者)  
诗人 Kerry Shawn Keys (宋琳作品的合译者)  
诗人/汉学家 Jonathan Stalling (郑小琼作品的译者)  
诗人/汉学家 Eleanor Goodman (柏桦作品的合译者)  
诗人 Jennifer Kronovet (王小妮、蓝蓝作品的合译者)  
本科生/诗人 Elizabeth Reitzell (孙文波、姜涛作品的合译者)  
本科生/诗人 Cody Reese (胡续冬、李淑敏作品的合译者)

### 颁奖辞

这十一位诗人和汉学家的新译，准确而诗意地展现了原作的语言特性和精神气度，提升了中国当代诗在英译中的品质和口碑。

### 2012 年度 DJS 诗集奖—获奖诗集系列（出版）

#### 第一本诗集奖

徐钺诗选 序曲  
王东东诗选 空椅子  
袁永平诗选 私人生活

#### 第二本诗集奖

清平诗选 我写我不写

#### 诗集奖

古冈诗选 尘世的重负—1987-2011 作品选

### 2012 DJS POETRY BOOK AWARD SERIES

#### Winners of the First Poetry Book Award

Xu Yue: *Prelude*  
ISBN: 978-1-59709-800-7

Wang Dongdong: *The Empty Chair*  
ISBN: 978-1-59709-801-4

Yuan Yongping: *Private Life*  
ISBN: 978-1-59709-802-1

### Winners of the Second Poetry Book Award

Qing Ping: *Between Words*

ISBN: 978-1-59709-803-8

### Winner of the Poetry Book Award

Gu Gang: *Earthly Burdens: Selected Poetry 1987-2011*

ISBN: 978-1-59709-804-5

Published in August 2012 by DJS Books, an imprint of Red Hen Press/USA

### DJS Translation Award for 2012

The winners of the DJS Translation Award for 2012 were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whose new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have formed a significant part of “New Cathay: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90-2012” (published by Tupelo Press in 2013):

Nick Admussen (for translation of Ya Shi)  
Christopher Lupke (for translation of Xiao Kaiyu)  
Jonathan Stalling (for translation of Zheng Xiaoqiong)  
Katie Farris (for co-translation of Duo Duo, Liao Yiwu, Zhang Shuguang, Feng Yan, and Hu Xudong)  
Afaa Weaver (for co-translation of Sun Wenbo and Jiang Hao)  
Tony Barnstone (for co-translation of Jiang Tao, Hu Xudong and Li Shumin)  
Kerry Shawn Keys (for co-translation of Song Lin)  
Eleanor Goodman (for co-translation of Bai Hua)  
Jennifer Kronovet (for co-translation of Wang Xiaoni and Lan Lan)  
Elizabeth Reitzell (for co-translation of Sun Wenbo)  
Cody Reese (for co-translation of Hu Xudong)

The above translators shared the Award in 2012 for their extraordinary work.

DJS Translation Award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by DJS Art Foundation, a private entity, to promote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o encourage quality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the awards will be given to the translators for producing the bes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into other languages and thereafter will include all poetry transl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DJS pages on the website of Poetry East West:

<http://poetryeastwest.com/djs-translation-award/>

DJS and Poetry East West (PEW) are two separate entities sharing one website. DJS is not above PEW but in parallel structure. DJS covers a broader are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acilitating exchange programs, promoting Chinese poetry in other countries and publishing poetry books while PEW focuses on the journal.

